

## 版权信息

书名：毓老师说中庸

作者：爱新觉罗毓鋆/讲述 陈綱/整理

出版方：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5年03月01日

ISBN：97875426506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例

一、《中庸》之经文，系采朱熹《章句》之分章，《中庸》分为三十三章，第一章为经，其余各章为传。本书标点，参考、综合各家。

二、师尊讲述，以1999年为主，间或采其在《易经》等课程所阐述之相关内容。内文中有关各家注解，视需要摘录，俾供参阅，不一一陈列。

三、经文，以宋三体呈现，文内字词解释以括号小字夹注。师尊讲述文，以书宋体呈现，引文出处以括号楷体表示。

四、为助大众深入阅读，师尊讲述文中有关背景或需进一步说明者，另起行，以仿宋体呈现。小注，系参考网络及相关著作者，略交代出处。如有疏漏之处，尚祈指正。

# 前..言

《大学》《中庸》（合称《学庸》）与《论语》，均为孔学入门之书，也是中国学问入门之书。《学庸》可谓儒学众经之胆，比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好。我母亲说《大学》即佛经的《心经》，《中庸》即佛经的《金刚经》。我母亲每日拜《法华经》，父亲则看《金刚经》。

《史记·孔子世家》以《中庸》为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弟子。《中庸》本是《礼记》中之一篇，《礼记》成于汉儒。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引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家）说《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在《中庸章句》开头引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其作《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中庸》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说：“名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礼记目录》）以用中为常道。朱熹引程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中称“子程子”，即“我们的夫子程子”，是程子学派。其后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成程朱学派。马一浮（1883~1967，理学大师。抗战时，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著有《复性书院讲录》等）直接程朱学派，照着前人讲。熊十力（1885~1968）则接着前人讲，没有师承，不讲学派。各家注解，有各家的主张。今天不应再有门户之见，皆人之为道，不可为至道。我讲公羊学，是按道理讲，不讲学派。

中国最了不起的智慧，就是法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要学尧则天，亦即学大，故要读《大学》。“大学”者，学大也，即学天。则天，如四时之序、日月之运，最后与天地参矣，故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乾·文言》）。舜执两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故要读《中庸》，才懂得用中之道。

学尧舜，就是“学大、用中”，故人人皆得读《学庸》，才可以为尧舜。《学庸》即学大、用中，尧舜之道即学大、用中，故人人读《学庸》，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中道，最难以把握，以“中庸”作为标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尚藏之于内，即性，“率性之谓道”。过与不及都不行，必恰到好处，即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还得时中，不可以执中，固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

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劝你们：做事不要违时，君子而时中。违背人性的事不可以做，做人千万不要色庄，要去伪存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中道之国，“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有多大？“中国”即天下。

《大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天下平。怎样才能天下平？《孟子》怎么说天下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皆有位，君子素其位而行，没有位就乱了。哪一个守位、素其位而行了？“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没有对父母好，对别人好，不过是势利之交，焉能天下平？都是一个伪字，无一发自至诚。一部《大学》自“人心”讲到“天下平”。好好悟一部书就有用。

《中庸》怎么说天下平？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何以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并不是特权，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笃恭，敬己之位，敬事能信，在其位必谋其政，绝不马虎。

《学庸》自率性入手，皆与生俱来的，是不假外求的，因为性生万法，性为智海。想真达到“大一统”、性同，必要发掘人性，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不用喊天下平，天下亦平了！每人都居（守）正，所以大一统。

中华文化是启发人的良知，讨厌战争，应好好发掘中国思想。想救世，必发掘人的良知、人性，“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春秋繁露·盟会要》），天下太平了，则其乐融融，然后性可善。所以要“通志除患，胜残去杀”，用“聪明睿智，神武不杀”（《易·系辞上传》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

好好“学大、用中”，细读《学庸》，此二书乃儒家思想精华之所在。《大学》讲《春秋》之道，《大学》与《春秋》相表里。《中庸》讲《易经》之道，《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以《学庸》建设自信心，也知道该做什么，人必有主宰才能站得住。《学庸》谈内圣、外王之道，对建设和平社会很有帮助。

对谁都不必迷信，连孔子在内，都不必亦步亦趋。要练习用脑想：如果经书都有用，那何以孔子潦倒一辈子？只不过死后有人利用，享食两千多年的生肉，子孙代代做宠物，被封为“衍圣公”。

读书是在用智慧，要自根上了解，如内里添把火就有力量，磨了五十年，就是不亮也光。人有才，就可以随机应变，脑子得灵活。

# 第一章

《中庸》第一章为经，与《大学》经的部分合观，可以有更深的体会。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首三句，乃是《中庸》全书之主旨，讲体用之道，将天人思想包括无遗。有处世经验了，再融会贯通，方知为处世之不二法门。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在”，与《中庸》的“之谓”，均为肯定词，知道就要行，能知能行。

“天命之谓性”，“之谓”，就是，是肯定的，天命就是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何以说知天、知命，而不说“知性”？“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传》），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性，是体；善，是用。善，是天之道的用。不明天之道，就不懂人之道。

中国人最会用性之善。善是性的用，“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命之谓性，知自己性之所在才能成德，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率”，顺也，前面有一东西存在。顺性就是道，尽此之谓，性外无别道。性，是大本；良知良能，是性之用。

行性之道，即本良知良能去做。人人皆有性，人人皆可率性，“性相近”，本性相同；“习相远”，习性，情也，因环境而异。能知就能行，知行合一之谓学。

“率性之谓道”，人人皆有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修道之谓教”，修“率性”就是教，教育在引发人性，唤醒良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善性之本。

头脑必要清楚，对任何事才能分析清楚。以孔子之智，犹“五十而知天命”，到五十岁了才知天命，那他是经过什么步骤以后才知天命？经过“不惑”，“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不惑即不欲。有欲还能知天命？嗜欲深者，天机浅。惑与欲如打不破，根本无法达天命。懂得天命了，就懂顺着人性做事。

顺治（1638~1661）作有修道偈：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

朕本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成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管他万代与千秋。

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能看破荣华富贵，可能有慧根，境界特别高！我和他是两种人，我认为人生是有责任的。

人要是没有人性，能对人类有贡献？读书人要明理，一个明理的人能不爱国？读书要改变气质，气质是慢慢修的。私情是一件事，正义更是一件事。懂得义了，见义必为，勇也。

要启发智慧，好好努力，“时乘六龙以御天”。必学实学，现在“救死惟恐不暇”（《孟子·梁惠王上》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还扯闲？人的斗争——与欲斗争太难了！四十岁到五十岁是与欲斗争，“男人要坏，四十开外”。

什么人可以真正知天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人心都如镜了，则“不迎不将”（《庄子·应帝王》）。必练习做到此一程度。

英国占领香港有什么法？收回却说要法。不可因为政争而毁了台湾，如有战争，台湾就毁了，绝对不可以有战争。必得有智慧与浑蛋划清界限。政客并不代表民，使他动而有悔，成为孤家寡人，即釜底抽薪。

证严能号召四百万人，是以德。领导社会的是德，能言行一致。证严的智慧，完全是她清修的功夫得来的，生活过得清苦。必得求真。

圣严的文笔好，但是口才不行，我对他说：“你不讲，大家都还懂。你一讲，大家都糊涂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

必要有群德，不能不为子孙谋，不能完全任人宰割。因为“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

也”（《易·乾·文言》），没有希望，正是因为没有智慧。

不知结果即是祸。百姓不懂，无聊话会影响百姓。现在大学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脑，台湾教育弄至此。

凡事皆操之在己。有了智慧，为了生存不能不投一点“机”，现在可不能等闲视之，日本将随着美国扁。一民族的力量，不是数字所能表现的。现在中国绝对要出美国的洋相，今后中国绝对是“寸土不失”，任何一块土都不丢，此时也。

人必要有识时之智，要真正能不惑于欲。必要尽己之本能，绝不能借助外力，我总说“自求多福”在此。

“率性之谓道”，是先觉者，顺着人性做事；“修道之谓教”，是后觉者，跟着学。人性就是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大人、圣人。人的赤子之心特别短，伪太可怕了！如好面子，也是欲。人就是人，“还没死，怎能不想？”想是一回事，可以不做。想与做，两回事。想，意淫。出家不容易，人要学真。

我离家时已经有儿子，有人的经验。释迦生子，半路出家易修成，是过来人。不结婚，违背上帝的意思，是人就得想人的事。

人到了社会，在环境下，有时为了职业，得做缺德事。修行，是为别人做好事。没有想，不容易；没有做，就可以了。

天下最难的就是克己，“克己复礼”是功夫。我画千张观音，千佛刊经，修庙，替父母求冥福、冥寿。一个人必要能够管理自己，最难以克制的就是自己的欲。惑于欲，好名、好利、好色都是贪，只是方式不一而已。“克己复礼”就是行仁，根基深，可经由克己的功夫回到圣贤路子。

我四十岁，“满洲国”垮台了，我才懂得“克己复礼”，自此“长白又一村”。

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并不是“孔学”，每人都自以为是“真孔”。历代讲学者代表一个时代，皆非真孔。只要有思想，都可以发挥。

我用“夏学”一词，因为“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只要是中国人的学问全都收。大陆有“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中国要“现代化”，不是“西化”，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要“因而不失其新”。

做学问要客观，必须有根据，绝不可以臆说，所以要“依经解经”，以还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看谁能发挥。看别人好，心里不舒服，即是嫉妒。

何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礼，天理之节文也”（朱熹《论语

集注·颜渊》)。要把思想变成行为，才是实学，才有作用。

一个张良使刘邦得了江山。张良之志，在消灭暴秦；成功了，从赤松子游。有智，功成身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乾·文言》）我在清亡的边缘长大，知足还能往前奋斗。

不懂得感恩就是畜生，以德养智，什么都可以缺，绝不可以缺德，台湾人就是欺软怕硬。

练习思想，思想没有固定，故称“圣之时者”。儒家赞美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即喻随“时”变。

如将尧、舜当历史讲，那与今天无关；当思想，就不同。尧、舜是圣王，但何以他们的儿子都不好？此乃立说之伏笔。

经书是思想，即“况”。《春秋》为况，借事明义，不是历史。《尚书》首尧、舜，《春秋》隐为桓立，皆明“让”之义。书有古今，但思想无新旧。后学乃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所以必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要做活学问，而不是死背书。

孔子之学是一个“时”字，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中国的道统则是“仁”。

人必有格，即人格。何以要挑选？因为人都想要够格的。连物都有格，何况是人？要用许多事来培养一个人的智慧。

儒家等各家均言政，但是方法不同。儒，人需，人之需也，即如日光、水、空气，是供人生活之所需。“儒，术士之称”（《说文解字》），“儒，柔也”（《广韵》），专以柔克刚，如水是最软的，水中之石，日久可被水磨成圆的。智者不惑，必知行合一。求知易，但行知难！做与成功与否，又是两回事。

人品茶得雅，化妆也应淡抹，必注意如何把自己的环境造得雅，昔人风雅，处处有文化。领悟了，方知道境界。真有心“求学”，必好好求。

都是饺子，但是滋味绝对不同。不知，就要求知，怎么可以装知？要知自己之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有学问必给外行人看才行。有机会要求知，自己知否自己知，不要作伪，“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作伪又有何益？

道也者，不可须臾（片刻之间）离也，可离非道也。

“率性之谓道”，顺着性就是道，人人皆有道。道不可须臾离，乃是人日用之所需。为什么道远离人了？因为“人之为道”而远离人了，所以不可以为道。

“性相近，习相远”，习性乃是环境造成的。“修道之谓教”，教怎么修人之性。能尽己之性，就能尽人之性，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觉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自己不明白，就要“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能亲仁；不能亲仁，又如何明道、得道？一般是后觉者，就要修道，跟先圣学即是教。开智慧之源，均受前人的启发。

人性的作用是什么？性能生万法。成佛、成科学家，均是性的作用。学的是智慧的大本营，即性。谁能守住智慧的大本营，就能成为哲学家、发明家、科学家。要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则“虽愚必明”，明道。

在校修学分要修些什么？台大外面的环境糟，老师尽教些花样，于今天没有用。你们学完，不会用脑，没有用，只是点缀品而已。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本性，相同；习性，因环境而异。性，大本，体；习性，情也。既是“性相近”，那何以要戒慎乎己所不睹，恐惧乎己所不闻？要慎独。因为“习相远”（《论语·阳货》），所以要慎习。

“慎”，古字，即慎，用己真心。“习”，为习，鸟在幼时羽毛尚白，就要开始习飞，等翅膀长硬了，就能振翅高飞，鹏程万里。

因为个人习性与环境的不同，而使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习性，是环境造成的；习惯，则是环境养成的。人因为“习”的不同，乃愈走愈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己独所“不睹、不闻”，如父母往往不知道自己子女的恶，外人却没有不知的，所以人要“戒慎恐惧”。

莫见（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由“隐”之“显”，显盛至极。由“微”之“著”，微，小，至小无内，贵微重始，“诚则形，形则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大善是由积小善而致，大恶是由积小恶而成，微小处最应谨慎。若是以为微小之恶无伤大体，久而久之则入于恶而不自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故曰“莫显乎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坤·文言》）。

什么是独？此独，绝非独居。慎独，是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一步功夫。什么都未形，是独之立。“在身曰心，在己曰独”，“唯我独尊”，是独一无二的。慎独，因为“唯我独尊”。

独与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东西，两个作用。“人之生也直”，不说慎性，而说慎独。慎独，是慎其未形。不说慎性，因为独已经有作用了，有独就可以用性，故君子慎己独也。

那何以“独”的结果都不好，往往成为“独夫”（《尚书·泰誓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因为“习”得不好，而成为独好、独占、独乐、独尝、独霸、独裁。《孟子》中讲“独”的地方特别多，而独的结果即“独夫，一人也”。如能够慎独，那就不是“独夫”、“一人”了。

慎，真心。慎独，真心己独。一个人孤高自赏，天天装圣人，其实最是可怜！要天天受创伤才会生

智慧。舜“好问，好察迩言”，是问自己所不知、问自己所疑，考察左近人的言论，因为唯恐自己有独不见、独不知的事。慎己独，即审慎自己所独不见、独不知的事。

懂就发挥一点作用，是读书人就必为人类谋和平，为和平而奋斗。“君子群而不党”，做谁的帮凶？要做良知的“帮凶”。

人有智慧不能走入正道，乃习相远也。戒慎恐惧，人莫知自己儿子吸毒等的恶行，而外人却是无一不知，故君子必慎己独也。“独”字要深入探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要用什么对付这些“危、微”？用“诚”与“真”，诚其意，直人即真，直心即道场。《中庸》最重要的一个字即“诚”。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谓之”，即“叫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一点也不发叫作中，即性，达德。

但喜怒哀乐必发，要发得中节，如竹子有节，一节一节，绝不超过，高风亮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发得恰到好处叫作和，是情，达道。此时，情与性若合符节，性就是情，情就是性，情性不二了，即中节。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西汉纬书《孝经援神契》曰：“性者人之质，人所稟于天。情者阴之数，由感而起，通于五脏。故性为本，情为末。”

中，性之未发，大本；发得恰到好处，中节，叫和，达道。中，为性，体；和，为情，用。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连动物都会发情。“礼之用，和为贵”。

致中和，天地位（得其位）焉，万物育（皆生育）焉。

“致中和”，下“致”的功夫，使“中”与“和”两者不起对立，“中”与“和”合而为一，性情合一，此时“性即情，情即性”，性情一体，体用不二，此实学也。懂得性情不二了，行为就不会出轨。

何以“万物育焉”？因为“天地位焉”。天地也得各位其位，万物才能育焉。天地要是失其位，那万物就不能育了，就看位置的重要，《论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即如此。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在天之位，地在地之位，各正其位了，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天地位于吾心，万物育于吾行，“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

水本身无味，可以和五味、调众色；性柔，却能穿石。脑子应灵活得像水，上智若水，智者乐水，其智能随时变化，不舍昼夜。智慧没有固定的，故曰“圣之时者”。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为，才能

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至味无味，“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人物志·九征》），“平淡无偏，群才必御”（《人物志·九征》刘昺注），否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又如何领导团体？

求风调雨顺，即“天地位焉”。人得学天地，要素其位而行，不务乎其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儒的修为超过一切。天地人，三才之道，乃是平行的，人“与天地参矣”。天生之，人役之，天人同矣。天生物，人役物，故天下无废物。小大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和为本。

“民胞物与”，唯有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思想。元胞，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蚂蚁不是物，蚂蚁和我们是一样的。“包与”，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然后才可“与天地参矣”。

物，有性了，发明家就是尽物之性，把破铜烂铁凑到一起了，就成电灯了。他不但尽人之性，还尽物之性，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想不到的玩意儿。现在你们手里拿那个东西那么方便，那就是尽物之性的人发明的。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境界，天人合德。宇宙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学庸》加上《论语》，乃是应世的动力。

在己曰独，人每天都在“独”中生活，各有怪癖。独，乃同中求异；和，则是异中求同。“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名厨在于知味，懂得调和之道。知味功夫，即在一个“和”字。

“和”是“独”的敌人。中节即和，若合符节就不独。和，如调和鼎鼐、和五味，用水调和。独就不能和，独味乃是有所偏也。独好，不同于众好。众乐，即是和的功夫。

入门处好好把持，下面就容易了！求真明白在体悟。公式明白了，中间往里装即成功。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系辞上传》）。易与简，两个相对的。易简是什么？不明白，理就没法得。如明白，绝对成功，圣人不会欺我们。成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简、中和，层次问题。《易》与《中庸》相表里。

知识分子的责任：“爱敬尽于事亲，德教加于百姓”（《孝经·天子章》）。教书的应教些什么？文字有很多早已过去，什么是永远合乎时？孔子何以称“圣之时者”？现在教六朝文做什么？生乎今之世，又何必返古？

我本打算与师母出合集，但是经过“文革”，什么都没了。但我现在还会背几首，倒背如流，因为师母有号召力！

韩国国旗用八卦，箕氏朝鲜在清朝时犹到中国考进士，姓仍用中国字，如同日本，因为不用不行。

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细加研究，中国人的智慧真是高到极点，如行辈（排行和辈分）极为清楚，有固定的称呼。说康德与先儒程度差不多，那是腐儒之见！

华夏社会成功了，即是“大一统”，乃因“一”而统。华夏，是自一个根，即“元”来的。三夏：夏、诸夏、华夏。到华夏，即“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一家”。一，是达到元的一个境界，自元来，止于一。元，为体；一，为用。

什么叫做元？始生之机、万有之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乾·文言》）以天作为界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智慧，今人望尘莫及！

乾元统天，先于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乾》），因为是从根上来，所以能够统天。中国的最高神是元始天尊，是造物祖，是耶和華，是上帝。这就是夏教。“蛮夷猾夏”，“夏”就是“中国”，中国的教叫“夏教”，夏教之祖就叫元始天尊，出自“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元，先天而天弗违，先时；性，后天而奉天时，因时。有生，才有性，“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传》）。人性，虽是看不见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元，为智海，应学怎么培元，要教怎么培元。培元，才能元培；奉元，然后奉元行事。要懂得自己要学什么，从哪儿学？

读书，要正面、反面翻来覆去地读。几个要点打通了，将来有人一点，你就明白了。以此训练自己，日久必有思想系统。

多参考别的思想家，看人家是怎么想的。要用前人的思想来引导自己，才能后来者居上。因时制宜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贤者罢了。

教育如一开始即走错路，还想成才？如“泛爱众”三字，为了稿费，多加两个字——成“博爱之谓仁”。

许多学者为了入圣庙，乃故意曲解，如朱子解“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即指儒以外的不必研究。朱子解：“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即合乎帝王“统一思想”之需要，但是与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精神实相悖。

孔子的伟大，即在于“有教无类”，不仅是人无类，连书也无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我称“夏学”，什么都研究，不“攻乎异端”，因为“斯害也矣”。

战国百家思想争鸣，不入于杨则入于墨，证明那时并无入于儒。孟子不如人，就骂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应该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探究其思想之所在。思想必得发挥，宗教则叫人不能疑惑。咒，不讲才神秘。宗教是时代的安非他命。台湾佛教热闹，病态，贪欲特别重。

说我讲错，正中下怀，因为前人根本没有读懂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已经讲过了，但是后人并没有真懂，“正统”还说讲错了。所以，注解只能当参考，必要打破几关，才能知其所以然。

如日中天了，接着就昃（《易·丰》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太阳不会立正，“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乾》），最伟大的是“圣之时者”。发明家与时竞争，但能超时者少，先时太难了，多半是因时者，连治时者都少。活着的目的：圣之时者，君子能时中。

自何处入手？元。元，不得而知，故又称玄。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给人多少启示，众妙都从此门出。生生化化，最妙的东西！妙啊！妙不可言！无法解答，难以形容，皆非人力所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从万物，必承认有造物者，即玄、元，体万物而不可遗也。惟妙惟肖，妙万物而为言也。用“妙”字，将你们的思想引入圣界。看小虫子之美，真是造物之妙！蚂蚁虽小，犹知储，其思维妙不妙？

求、学、教些什么？超时的东西，乃是自无尽藏来的。是无尽藏，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学生的生活程度之高，一切都是最高消费，但何以无人求无尽藏？有形的东西，再贵都有人吃。因为人都有欲，所以街上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

培元，如同培土，需要浇水，功夫不是空的。把许多观念修正，因为“时”已经不同了。圣时，没能“圣之时者”，皆非实学。

以前的丝织品、漆器、青铜器，其工艺之能，现在均没法超越，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有如此高深的头脑。脑子得如海水，翻来覆去有波澜，才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但是不可以索隐行怪。与前人不同处，一定要引经书。依经解经，不能臆说。

有思想了，开思想的文学，如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寄小读者》，温馨。

《寄小读者》是冰心在1923年~1926年间写给《晨报》“小读者”的通讯，共二十九篇，其中二十一篇是赴美留学期间写成的，主要记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逸事，同时也抒发了她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寄小读者》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较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也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兄弟，周家是翰林，受政治冲击，有其政治观。

朱自清（1898~1948），小商人家庭出身，作品平稳、温馨，自人性出发，是人性的表露。他因不领取美国救济粮而饿死在清华大学。

文章与其人生活背景有关。没有思想的文章，则不能“文以载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佳句必有长时间深刻的体悟，才能引人入胜。

为文必得有思想，才有生命力，不可以无病呻吟。今天无人敢对时代扎一针，还随波逐流，居然叫“清玄”。

台湾在思想上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思想可言。因为在教育上没有培养学生怎么去想、去思考，完全是注入式的教育。应是使学生自根上思考，知其所以然。

##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能）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为所欲为）也。”

君子，成德之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成为君子的人。君子能守中庸；小人不知守中庸之道，做事往往与中庸之道相反。

迷信，自迷，“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易·坤》）。怎么显现自己的良知？自己太尊贵了，唯我独尊，必要慎独。

君子能用中庸，君子能“时中”，要及时努力，“学而时习之”，“圣之时者”。一个时，有一个时的中道，“时中”，随时守中道。日常生活、行事、衣着皆应时中，年轻人尤其不要索隐行怪。

但礼上不可时中，一个民族有其特性与文化，礼法不可以乱改。当政者不可以意气用事，因为“上行下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要用损益之道，“损益，盛衰之始也”（《易·杂卦传》），“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易·益》），“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易·损》），即要损其不能合于时者，而益其合于时者，百姓之易治亦在此。

什么是时中？“君子而时中”，即君子能时中，时时都在中道。“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时时都在中道内，无时不中、无所不中，亦即安中、中行。

光中—华中—时中—安中；求仁—得仁—安仁。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毛病在于“无忌惮”；不是小人，就得忌惮。一般人想入中庸之门，就得用“忌惮”两字：忌，戒慎；惮，恐惧。《古诗源·尧戒》云：“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蹇（zhǎn，绊倒）于山，而蹇于垤（di9，小土丘）。”

颜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为中行之士，“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弟子，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即有所忌惮，能戒慎恐惧。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即忌惮之士，也可以入中庸而有成。

《坛经》，在家和出家一样修行，“存真”即足。同学“母圣人”没找到，现在都成“剩人”了！君子得能

时中，失时就完了！人就是人，开始就要学怎么做人。

人的欲极为可怕，当保姆的修养程度绝对不足。两口子为了赚钱，忘了孩子的成长，将孩子完全交给保姆抚养，可怕！小孩必自小练达，天天和妈妈斗智，反应才会灵敏。孩子是活宝，钱是死宝，怎可忽视小孩的成长与学习？我小时候，出门必须请假，还得说出理由。当年，说“桐城（桐城派）谬种、选学（《昭明文选》）妖孽”，我去听“胡闹”（太师母称胡适）演讲。

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做事要多往前看，真理就一个，什么都是空的，唯有在心里留下的痕迹不空，在临终前会含恨。人能够表里无愧，是真正的愉快，一个人能守得住不易！为了保护某某而去杀人，杀人的罪孽永远存在心，良知会和自己算账。不必要的事不必去做，一切将归于乌有，牺牲也必须有价值。人一失中，则后悔莫及！就是真爱，也得有眼光，可别糊涂！我现在急！不要净意气之争，使台湾百姓受害。

蒋夫人失去一切，却仍活得那么有精神，绝对有修养，但是她含恨的绝对不少。要为大我牺牲，绝不私情牺牲。

#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少）能久矣！”

此解有二：

一、中庸的境界很高，很久没有中庸之道了！此解不好。

二、一般人少能久守中庸之道，因为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矣”，难以持之以恒。

只有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有恒、时中，为中行之士。



#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应是‘明’）也，我知之矣，知（同‘智’）者（自以为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达不到中庸之道）也。”

宋陈天祥《四书辨疑》以“行”与“明”二字当互易，因智愚乃就“明”而言，贤与不肖则就“行”而言。

“智者过之”，自以为是智者，自视过高。“愚者不及”，愚者虽坏事少，但是达不到中庸。“行之而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孟子·尽心上》）！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道之不明（应是‘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自贤其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苏轼《中庸论》引此文，作“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贤者过之”，自贤其贤者，并非真正的贤者，又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又达不到中庸。都一样有毛病，失中，达不到中庸的境界。

一般人都是习焉不察，漫不经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道听途说、盲从者居多。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人莫不饮食也”，真知饮之味？真知食之味？懂得饮食的正味？“鲜能知味”，少有懂得饮食之正味者。知味，人能品味也不易！

留心时事，要角的一言一行必留心。高处不胜寒，未来的苦是可以预期的，非其时也，真聪明就不应做。没方法，虽应做，也不能做。

#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甚矣！吾衰（道衰）也！”（《论语·述而》）因为环境已经变迁得很厉害，孔子叹“天下为公之道”不能实行！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此《春秋》之所以作。孔子志在《春秋》，即行天下为公的大道。

#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周遭）言（言论），隐恶而扬善，执（把持住）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之所以能成其大智，即在于“好问”，问所不知，问所疑；“好察迩言”，考察周遭人的言论、舆论。舜的大智，是不坚持己见，自好问其所不知而来的。不必将舜加以神化，舜无一不取于人。

人之所以能成其智，即在于多接受别人，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无一不取于人。中国古圣先贤留下的智慧很多，因为代出能人高手。孤陋寡闻只有自误，不能误人。学，要博学之，新的、旧的都必须吸收，学并不丢脸，不必不懂而装懂。

人如志在必得亦偏激，大家都抢，绝非中庸之道。

善为政者如大舜，以古圣先贤的智慧来应天下事。今之当政者，则以一己之经验来应天下事，殆哉！

说“隐恶扬善”，那岂不成为伪君子了？《易·大有》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所以意境上应是“遏恶而扬善”。

上策则是防未然，不必动武，如舜流放“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

我天天急如星火，即要遏恶，有危险不使之发生，要防未然。台湾是中国的，内战是最没有道德、智慧的。一、不独立，独立是叛国；二、外力不介入，外力介入乃是勾结敌人。

舜研究有端的，“执其两端”。事有终始，无端如环。两端，不是两头，是非、善恶、黑白、阴阳、男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弄清楚两端之事，用两造之中在他们的身上，“叩其两端而竭焉”，不坚持己见，无一不取于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主观，如同乡下有解纷争的大善人。

遇事，不要存有我的主观。因为如有所爱恶就有所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怎算是智者？人人都能接受？做事不要偏激，“执两用中”为做事之道、处世之方。

防未然，必要有办法。奉元在行，即奉持元，能够实行，还得真实去行，不可以马马虎虎地应付。曾文正为卫教而战，一人定国，一人使湖南人鸡犬升天。

曾国藩为了笼络读书人，阻止知识分子进入太平天国，同时让自己师出有名，在衡州（衡阳）誓师出发这一天，发布《讨粤匪檄》：“.....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打的是文化牌，极力拉拢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文人士大夫，从而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根本。

曾氏大智若愚，辞爵禄，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则留下军阀遗孽，造成民国的内乱。历史永远作为借鉴，值得重视。

成事必得以德，“为政以德”。否则，也不过是历史之丑角，在历史中有如过江之鲫。凡事有了痕迹，就没法擦掉。中国人死的有数，但日本的报应则无数。

必要留心时事，有所借鉴。

北京紫禁城前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命名，是内圣、外王的最高功夫，“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多学，日久就懂得应世之道。今天虽然没有在战场，但是每天都打打杀杀的，内心应快快走向和平之道。

西太后辅佐同治，其术为“垂帘听政”。汉高祖有成，吕后亦有其功，但刘邦死后，她弄得不好，而有“十老安刘”。清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皇太极、顺治、康熙），但自己绝不临朝，真是绝顶聪明！唐武则天临朝了，但能从谏如流，终将政权归还李氏。宋美龄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白扯一辈子！

胃病都是自吃凉的东西来的，最是难治，但不死人。人的健康操之在己，自己平时要注意保健，病从口入，四十岁以后病状就出现。

知识分子未必会用知识。我一天吃一个半馒头，一定有节制，不饱也不饿。我例行一个月上一次医院作检查。

你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组织，要为自己谋福利。我要造就十个北大博士管理你们自己的事。

做事一定要有步骤，这块土的人就是情之所至，做事完全没有章法。

做事一定要有所准备，两岸要打通，必须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不知道规矩就不能成方圆，还用什么三角？天圆地方（仿天），何不顺着传统的思想，哪有什么新

旧？

必用本国文化思维才能对付敌人。孝庄太后用蒙古人的思维对付，等敌人一摸清，已经时过境迁了。中国人必要用中国人的思维，人的思维方式特别重要，必要懂得怎么运用思维。

养成精神都能成功，有量，能容，仁。做事，智仁勇、胆量识，缺一不可。

我以前说自己比台湾人还了解台湾人，但是这三五年才真正了解，当局最大的毛病在不懂得深思熟虑，就情之所至。

“仲尼祖述尧舜”，接着前人，集大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如果尽用一己的经验、智慧来应天下事，岂不殆哉？

#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智），驱而纳诸（之于）罟（gǔ，捕鱼鸟的网）

（hú，捕兽的机槛）陷阱（捕兽的陷坑）之中，而莫之知辟（避）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匝月，一个月）守也。”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一般人皆自以为是智者，在刀尖上跳舞犹不自知，还很高兴，真是发人深省之言！

智者，要避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

自智其智者，日月至焉而已矣，乃不能期月守。

# 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真挚诚恳）服膺（膺，胸也。服膺，铭记在心）而弗失之。”

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得一善，则奉持，存在心中而不失之，为时中，中行之士。

# 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诸侯之国）家（大夫之家）可均（平分，分治）也，爵（有爵为世家）禄可辞也，白刃可蹈（视死如归）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国家可以分治，爵禄可辞，视死如归，生死都阻挡不了，但是中庸不可能。可见“致中和”有多难！

离中道，即极端。但能够以中道治事者，可说是很少！



# 第十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同‘软’语尾词，下同）？北方之强与？抑（转下词，还是）而（汝，你）强与？”

夫子与学生自由自在地谈天，不必天天板着脸！

“宽柔以教，不报（报复）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守）之。”

孔子时候的南方，与今天所指南方不同，是离山东不太远之处。

南方之强，宽能容，用柔顺，不报无道，仁而有量，真阴险！宽柔，是最简单的术。

道家专用柔，如屋檐水，久可穿石。用柔最难，愈柔愈能克刚。

“衽（r-n，动词）金革（以金革为褥子），死而不厌（恨），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北方，代表一方，不代表具象的哪类。

北方风土严寒，马强鹰也强，人性刚烈，有胆，死也不怕。

满族、蒙古族歌，雄壮、自然的节奏。

中国历代修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之强。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语中助词）矫（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

养强还不行，得是“强哉矫”，即养“强中之强”，和而不流，何等修养！

“中立而不倚”，“执其两端，用中于民”，是中流砥柱，众人的标杆，社会的安定力，中庸之强也。

“国有道，不变塞（困窘，未达之时）焉，强哉矫！国无道（因正义少），至死不变（守死善道），强哉矫！”

国有道，不变塞焉，不改变操守，富贵不能淫，为强中之强。

国无道，正义少，群趋于所好；“至死不变，强哉矫”，“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殉国，当烈士，匹夫不可夺志，是强中之强，文天祥足以当之。

如都学得成伯夷、叔齐，只是“圣之清者”，并不是中国史上之上乘者，应是“和而不流”。

五伦，皆含群德，承认我以外有人的存在。“和”，即群德，见谁都和，与任何人都处得来，但是不同流合污。和合，绝不是同流合污，不流就无害。一般人没和，就流。聪明反被聪明误，乃自作聪明者！

清朝实行“满不点元，汉不封王”制度（自从三藩之乱平定后，汉人不封王，已作为祖制传下来），旧社会“祖制不可违”。曾文正小时外号二呆，其实一点也不呆，他有功可封王，却上奏“祖制不可违”，换来个“满床笏”（笏，古代上朝时手持竹版，可用以记事。清用念珠）。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咸丰帝惊惧忧思，曾有“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的期许。但曾国荃攻克天京后，却只封曾国藩为一等侯，曾国荃为一等伯。因清廷议功封爵之时，以曾国藩乃文臣出身，若封为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清廷并无汉人封王的祖制旧法。

现在每天都要求智慧。小国要不吃亏，而且要点东西来，不该给但是给了。

一个领袖没有真知而胡作非为，多么失策！每天要用时事印证智慧，遇事不能不用思想，看戏也得懂戏文。要随时测验自己，此乃智者的行为。

我何以顽固？自我的胡子，也可知我所受的教育与你们不同，也为你们留个纪念。

到北大去读书，如是个书呆子，就不必去了。要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读书，是为了知情达理。解决问题不是感情用事，情必达理，到时怎样就怎样。

事情未来，不必弄得乱七八糟，如王婆叫骂般，没有脑子也没有心胸。事情是做的，并不是说的，如做得好则如日中天。马前课、马后课皆失策。

小人怀惠，当然变。一举一动，明白人入眼帘，早知你成才与否。人都有豪情壮语，何不看看自己的长相？刘备长相“两耳垂肩”，还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一国人要知道兄弟之情，到日本就知敌情。人说真话，才能入圣。狄仁杰对武则天说：“太庙没有供奉姑母的。”

武则天欲传位其侄武三思，狄仁杰对武则天说：“陛下，立亲生儿子为嗣，您可以千秋万岁供奉于太庙，承继无穷；而立侄子为嗣，则从未听说过有在太庙中供奉姑母的事情。骨肉至亲与外侄相比，孰亲孰疏？相信陛下自有圣断。”

# 第十一章

子曰：“素（《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隐行怪（违众），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我可不做）。”

素隐行怪，行事怪异，违众，见这也不理，那也不理，只成学究、腐儒，即守其端者，孔子不为也。

知“素隐行怪”此四字，就知道要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

“君子遵道（中道）而行，半途（途）而废，吾弗能已（守死善道）矣。”

君子遵道而行，率性之谓道，性生万法，皆不假外求，是与生俱来的。

守死善道，不半途而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君子依（不离）乎中庸，遁世（隐居）不见知（人不知）而不悔（不愠），唯圣者能之。”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隐居以求其志，于世上隐遁，却绝无内心之不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易·乾·文言》），“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

我自四十岁以后，就能了解此一境界。

做事，起码要能不助人为恶。在乱世，要不助人为恶，就必得遁世。“唯圣者能之”，这就是圣人，“确乎其不可拔”（《易·乾·文言》）！

《学庸》必须熟，将此智慧培养好，绝对能用世。

现在有几个知识分子懂得“夫妇以义合”？乡下老太太虽然没有读书，但是能遵守历代相承的道德。我刚来台时，台湾犹有中国风，有睦邻的风气，每家做东西必送邻居尝一尝。

#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b#，用之广）而隐（无法见）。夫妇之愚，可以与（参与）知焉；及其至（最高境界）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说文》云：“费，散财用也。”散之广遍也。隐，不见。“费而隐”，无所不用，但没法见。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为人道之始，用之广，但是没法见。一般男女可以参与，但是到了最高境界，虽是圣人，亦有所不知。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肖，似也。中国的道德，以父母为最伟大，所以都想象父母，称自己为“不肖子”，即不似父母那么伟大。

父母不在了，则自称“不孝子”。

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即孟子所谓“良知良能”。

一般男女都可以行君子之道，但是到了最高境界，虽是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不足）。

人的心境不一，想达至高境界不易。天地之大，无所不包，人犹有所憾。“羊羹虽美，众口难调”，所以别人的毁誉又何必动心？你骂人，人亦骂你，一比一，应该的，又何必生气？更何必跳楼！

做事，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去做。

故君子语（y&）大（往大说，至大无外），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往小说，至小无内），天下莫能破焉。

至小无内，体之微；至大无外，用之广。宇宙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

天覆地载，天生之、地成之。

《诗》（《大雅·旱麓》）云：“鸢飞戾（l#，至也）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一、至，贯通；二、著，昭著）也。

《中庸》自十二章以后，时而引《诗》，极似《荀子》、《韩诗外传》，亦见其非成于一人一时之手，足见《中庸》全篇决非皆为子思所作。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之大，上至于天，下至于地。

《诗经》首《关雎》，讲男女相交，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虽是乐了，但在未举行婚礼之前，行为也不能过分；失恋，哀了，但也不能就此而伤生人之性，自杀或杀人。

因为重视君子之道，开始即告诉人应如何去选对象。因为对象如选不好，这一生就垮了！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贤贤易色”，即教人要看重对方的贤、德，而看轻对方的色、貌。知此，则人人皆重视德，那么谁也不敢失德。因为色（外貌）不能长久，必须看轻其色貌，而重视其贤德。

夫妇以“义”合。《易经》上经首“乾、坤”，以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生生不息；下经首“咸、恒”，讲夫妇之道在能恒久。恒，即爱情必定于一，要能专一不二。

# 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远（yu3n）人。人之为道（人为的）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至道）。 ”

率性之谓道，每个人都有性。要无为，顺自然。心即佛，性即佛，“佛在家中坐，何必远烧香！”直心即道场，如不重视自己之所有，而尽向外求，到处去找，即舍近求远。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至道。所有的宗教皆人之为道，但宗教家有大智慧，都想以智慧渡众。

儒家所讲，是在解决人生问题，不“人之为道”。

“《诗》（《豳风·伐柯》）云：‘伐柯伐柯，其则（法则）不远。’执柯（斧柄）以伐柯（木头），睨（斜眼看）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能）止。”

儒家解决人生问题。儒，人之需也。“执柯以伐柯”，即面对人生，解决问题。是人，就可以通人之志；能尽己之性，就能尽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

“人情以为田”（《礼记·礼运》），田，有立身之义。“以人治人”，人之情一也，必以人的尊严为田，以耕耘之；“改而止”，故能成功。“民胞物与”，故有情，能行仁也。以人情为田，百世耕之。

“民胞物与”，是人，都是同胞；物与，就是物、蚂蚁，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夏教”的祖师爷，就是“元始天尊”。

伏羲，中国人之祖；元始天尊，造物祖，是耶和华、上帝。这就是夏教。“蛮夷猾夏”，“夏”就是“中国”，中国的教叫夏教。

咱们研究《大易》的事，就是“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尽己之性，尽人之性，还得尽物之性。蚂蚁，不是物，蚂蚁和我们是一样的。“包与”，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然后才可“与天地参矣”。“民胞物吾与”，唯有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思想。

物，有性了，发明家就是能尽物之性。他不但尽人之性，还尽物之性，将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想不到的玩意儿。现在你们手里拿那个东西那么方便，那就是尽物之性的人发明、创造的。

尽物之性，科学家懂得物的性，就能发明。看科学家的伟大！反问我们自己究竟伟大在哪里？那就

更能知道自己的价值了，否则将来我们连个蚂蚁的用处都没有！

“率性之谓道”，故要下“尽人之性”的功夫治人，使其将自己性的本能完全发挥出来，能用性的大能去处理一切事情，即以人治人。“改而止”，知敝、改其敝即足，何等宽大！

不要净是用“圣贤”的标准去期待、要求别人，“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如此做事，岂不是绰绰有余？

人就是人，要以人治人，“过，则毋惮改”（《论语·学而》），用人之道、人之德、人之行来治人，就能与人打成一片，最后则“仁者无敌”，真成仁者了，哪里还有敌人？根本就没有敌人。

仁和元，有什么区别？仁，也是二人，对不对？不是告诉过你们，苏老泉说他读《孙子》是“一句一义”，而我是“一字一义”。所以，你们要彻底下功夫，但这可是非常人之所能为，我告诉你们。

“忠恕违（离）道不远。施（加）诸（之于，语词）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忠”，中心，尽己；“恕”，如心，推己及人，“率性之谓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人必要“仰不愧，俯不忤”了，才能有自己的主宰。

“三十而立”，是立于自己的所学，为己之所当为，绝不因为别人的毁誉而有所动心。

“君子之道四，丘（尊孔，读某）未能一（当动词）焉：所（有一定之则，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为孔子自叹之言，不能以之一天下，使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人！

“求”字，是孔子所求，还是指什么？求天下之为子者、求天下之为人臣者、求天下之为人弟者、求天下之作为朋友者。但不能使天下人都做到“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全部达到此一境界，此为孔子的遗憾。

做完事绝不求报，即施。“朋友先施之”，对朋友，不占朋友便宜，焉能将利害置于前头？做事既是施舍，又何必求报？要练达，学会做事，做事不求报。

台湾人小气，人家心里不舒服。不念旧恶，也不念旧惠。我为了了解这个地方，天天与台湾人在一起。人必要知道自己的长短。

我不论对的与错的都讲，可以有所参考。

“庸（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留有余地，积善积德）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

（z3o，仓促、急忙）

(

，及时努力)尔!”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庸言、庸行是谨。要重视自己的庸、凡，是平庸是凡人，平庸并不坏，人懂己之庸才会成功。

德，是自行为见出的，是平常行事、平常言语，完全在日常生活中，不必舍近求远，因为“率性之谓道”，顺着人性就是道，道不远人，不要净是人之为道而远人。

“言顾行，行顾言”，慎行慎言，言与行必须互相照顾，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做事必要留有余地，“不为已甚”（《孟子·离娄下》），不逼人太甚，要积善、积德，日积月累乃成德。

干十多年仍不行，绝对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做大事业，以造就接班人为第一要义。必须造就人才，没有干部怎么做事？有死党，可以共生死。

好耍小聪明者，永远不能打入核心，能够参与决策？如“人无千日好”能做事业？要一边做事，一边拣选干部。

我自登上这块土至今，所作所为天地共鉴，绝对无愧于心。“长白又一村”是重新开始。我到山地办中学，杨传广是第一班学生，那时供吃住。

自“解严”后，我才讲自己的。学不可以躐等。我每天所讲，都是“又一村”，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为上成就“又一村”。

当年慈航法师讲经，在大殿上静坐。那时交通不便。慈航圆寂后，我提议为穷人兴学，乃筹办慈航中学。后来出了问题，问：“钱何处去？”说：“娘家的养弟借去。”庙修好以后，我再也不上了。

为了筹办华夏学苑，我拿出宝物筹款，却被说是“盗国宝”，东西被没了。

证严固然不错，但是团体人一多就成问题。要求天下人都一样，是不可能的。

钱老师与其学生如何开始谈恋爱？师生“犹父犹子”，情同父子，何况其年纪大于岳父，又如何开口？大儒开风气，多少洋和尚率先还俗。还俗、结婚都可以，何以要和学生？其中多少含有骗术。

我回家多次，亲孙子没有拿过我一分钱，但是他的学校修礼堂，我领着他去捐钱。

我现在的这栋大楼（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巷子，为书院旧址，师尊自1979年起在此授课）是“东元”建造的职工宿舍，一二楼是办公室。因为同学的父亲是东元员工，我便宜买到的。

据贾秉坤学长口述：东元董事长的儿子是师尊学生，其听闻师尊寻觅“黄舍”场址，乃送聘书，说是



委屈老师做顾问职，并以员工身份购买，作为兴学之用。

凡事必依礼行事，不合理就不对。在头的领导者如果走错了，那后面就会跟着错。天下事就看合理与否，不谈对不对。一切要存真，不要自欺。

台湾已经畸形了，必自根上改变，否则将来就不堪设想了。乱伦之事屡见不鲜，如再装腔作势，则造成伪君子，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要好好正天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在乎对方喜欢与否。

不成立“满洲国”，就没有二战。“满洲国”一垮，都成俘虏了，我自此“长白又一村”。经审查，非汉奸，放出，不容易吧！

你们别盲目地道是非、好坏、善恶，愈是有名的大和尚愈是“猪公”。如要找女人就应该公开找，不必偷偷摸摸，就正正经经好好恋爱，在神佛面前绝对无愧于心。

星云是慈航最小的学生，流亡和尚。

人千万不要自欺，否则心里不舒服。要真，脚踏实地。好面子，必作伪。台湾乱伦如此多，必遭天谴。怎么度此劫？

就一个“名”字，把人害死了！好名者，必作伪。蛇相，代表奸诈、卑鄙，不留半点余地，吃亏就转头。而送资政聘书的，居心何在？

你们除了投机以外，就没有别的。你们说出半句话，我都知道你们要说什么，净装腔作势，不过是骗自己罢了。

#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按己位行事），不愿（一、欲；二、务，专心致志）乎其外（虚内务而恃外好）。

素，反义“杂”，“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庄子·刻意》）。素位，平日所处的地位；素守，平素的操守；素抱，平素的志趣、抱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务乎其外”，《论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在什么位，就按己位行事，尽自己的本分，负责任而有所表现。懂得位置的重要不重要？

我们穷读书的，穷读书的位太可怕了，我们不单单要为人类谋，更是要为苍生谋。所以那时候，我老母亲把我的号改为“慰苍”，我都没敢用。现在，我常常跟你们提“慰苍”。

现在全世界为了气温问题，而惊天动地；我说“唯有夏学能降温”，我们是清凉剂，“清凉”两个字也有所本。

《易经》哪一卦“天地位焉”了？哪一卦是“各素其位”？既济卦（☵），其《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一、三、五都是阳爻；二、四、六都是阴爻，是不是各得其位了？这就是《易经》，中国思想最可怕的地方。

素富贵，行乎富贵（于富贵中行中道）；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素其位而行，不务乎其外，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中，皆能行道。

隐居以求己志，志于道，虽是隐居仍必行道。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无论进入什么环境，必得己之所欲得，绝不空入宝山回。孔老夫子说“我战必克”。

读完，好好思维，至少像个“人”的样子。如果连个人形都没有，那就不是人了。成功，是有一定的步骤，不要太越分。

我天天忙，总给同学留后手。活下去，总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留智慧，不是留财产。

事情没来，就乱扯，最笨！将来怎么样，要看环境怎么样，没到何以要造谣，制造很多是非？净逞口舌之快，能够解决问题？

团结就是力量，千万不可以跑单帮。做事如先想到自己，也不会成功，因为存私。我希望你们永远有个“人样”就够了！不要行险侥幸！

不知所为，所以有请必到，混饭吃。谈问题，必要有专门研究，否则为大丑与小丑！应立志，看自己要做什么。圣人不能生时，时至而不失之，乃是真正的读书人！

人就怕惑于欲，能不惑，乃因知是非、曲直。

写书谈何容易，完全没有新意。诸子能写书，但是不能自保。商君死后遭尸解，还值得学？没有多少人超乎常人，就是扯闲。我不告诉他怎么做，怕误其长才。台湾五十年，有一人成功了？

每天要问自己：“我要做什么？”知此，就不会到处出席。学必有所用，机不可失！能用智慧，太难！太难！

孔子聪明，给我们留下许多包袱，要我们承述。

诸子想问题多么致密，何等聪明！但是没有一人成事。今天读诸子，应先求知什么？我读完书，质疑他们何以都晚景凄凉？读子书，也必要反过来读。

你们必加倍努力，头脑要清楚，不要净是盲人瞎马！内地人至少比台湾人有头脑。台湾想有前途，必要先有自知之明。卖国绝对不可以原谅，尽做梦，脑中无横竖。要学会用智慧，得时至，不可以强求。

台湾人必学一点“诚”字，不要尽见利就忘义，见异就思迁。

余英时说他无意于做官，还说绝不回内地，以台湾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根本是气话！内地学人评其没资格谈讲中国文化。他这一辈子好意思回内地？

可以在外国待，但是不可以入外国籍。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化夷（《孟子·滕文公上》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入外国籍，哪有资格谈中国文化？

在上位，不陵（欺凌）下；在下位，不援（攀缘）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不欺凌下、不攀缘上，正己而不求于人，求之不得，反求诸己。要及时努力，君子能时中，要无入而不自得。

正己，“正其衣冠”，穿着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不怨天尤人，“天爵自尊吾自贵，此生无怨亦无尤”，自尊自贵，自己尊重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尊贵。

给人的第一个观感，就是诚信，要能吃小亏。

故君子居（守）易（变易）以俟（待）命，小人行险以徼（同“侥”，求也）幸。

“居易”：一、守住平易的环境，此解与上文不类；二、守住世局之变，“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六变，随世之变，随时之变。

“俟命”，等待天命。环境有种种的变，但是自己不变，无入而不自得，以等待天命。

行险侥幸，“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子曰：“射（射之道）有似乎君子（君子之道）；失诸（之乎）正鹄（g^，箭靶之中），反求诸其身。”

“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要多练习几次。连孔子都有人批评，所以遇事要有点耐力，往前奋斗就有希望。

即使如我隐居了，也不是没有人骂，“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人骂，就好好听怎么骂，阿Q一点，何必生气？做事先看清了，然后有耐力、定力，结果就惊人！

同学中当老师的至少有五千人，可以承上启下。教书的，物以类聚。兔死狐悲，我将退休老师名单送慈济。

#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譬）如行远，必自迩（近）；辟如登高，必自卑（低）。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必要重视卑、迩的功夫，由低而高、由近及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诗》（《小雅·棠棣》）曰：“妻子好合（阴阳合德，天性也），如鼓瑟琴。兄弟（一奶同胞）既翕（合），和乐且湛（同‘耽’，达至境）。宜尔（你）室家（宜室宜家），乐尔妻孥（妻子）。”子曰：“父母其顺（顺心）矣乎！”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关雎》）。琴瑟能和，弦必上得不松不紧，弹奏之前必须先和弦。

昔日结婚，称“授室”。宜室，小两口处好；宜家，使老两口亦处好。儿子不忤逆、儿孙满堂，父母顺心！

孝即顺，用顺以行孝。教育父母就不对，要顺其心，不与父母顶嘴。从小就应学顺，父母在面前，父母都对，出门则自己做主，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孝？不顺都不行，何况说是“逆”！

孝顺父母、公婆，尽人的责任，此是良知的事，并没有所谓的新旧。人老了，就知道身体必变，要年轻人照顾才行。不孝父母，只知孝子女，那子女将来也不会孝你。

# 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当动词，体会）物（万物）而不可遗。”

中国人不是“神鬼观”，“神鬼”，宗教的，有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是“鬼神观”。人死，才有鬼、神。祖先叫“鬼”，有遗爱在人的则称“神”。

人每天所吃、所用，都是鬼、神的遗德，“体物而不可遗”，一吃，就体会出来了。人每天都生活在鬼、神的遗德里，所以不能不承认有鬼、神。今天一切的进步与享受，乃是代代的累积，都是鬼、神所遗留下来的。知此，怎敢遗弃“鬼神之德”？

中国人祭鬼神，是在报恩，不是迷信。文庙、武庙、祖师庙、天齐庙，为国家祭典。祭孔，春、秋的上丁日，非常隆重，午夜开始祭，天一亮就祭毕。祭武，于戊日，亦二次，武圣姜子牙，配祀关公、岳飞。

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祖师庙是报恩之处。发明家入祖师庙。厨师的祖师爷——伊尹。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后为汤宰相。

中国人的聪明，从中国饮食即可窥见一斑。上馆子，在欣赏厨子的聪明。现在馆子只重样子，味则不行。吃，色、香、味，缺一不可。

现在北京“吃”已无昔日之味，功夫、火候均不足，熏得尤其不行，是要做熟，再熏，吃其味。脆皮烤鸭，皮必脆。

台湾什么都有，无一够味的。

“使天下之人，齐（斋也）明（明衣）盛服（礼服），以承（任）祭祀。洋洋乎（形容鬼神的伟大）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祀上帝”（《孟子·离娄下》）。

昔日进家庙祭祀时，必要貌虔诚、心怀敬意，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放肆。

祭祀之前，“齐必有明衣”（《论语·乡党》）。明衣，沐浴衣，以布为之，沐浴完更换明衣。身子干后，换上礼服祭祀。“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易·系辞上传》）。

《庄子·人间世》：“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祭祀时，祭神如神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无所不在。“如在”的观念，“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不可以代祭。

“《诗》（《大雅·抑》）曰：‘神之格（来）思（语词），不可度（臆度）思，矧（sh0n，况）可射（y#，厌怠不敬）思。’夫微之（动词，到）显，诚（心之诚）之不可

（掩）如此夫！”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语词，无义。“思无邪”，无邪！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神来之来，不可臆度；“矧可射思”，又怎敢不敬？

“几者，动之微”（《易·系辞下传》），由微到显，知微之显，知微之彰。“诚之不可揜”，因为“诚于中，形于外”。

人贵乎有内在美，要想尽办法造就自己。人的内心如果不够圣洁，那就表现不出“望之俨然”的威仪。

《易》由隐之显，《春秋》由显之微，贵微重始，中华民族是重微的民族，慎始慎终，“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第六十四章》）。

祖师爷无一著作等身的，愈深入才能愈开辟。从本身做起，慢慢地收效。

我绝对本着良知做事，不是为哪个人做运动员。

#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至）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同‘享’，祭名）之，子孙保之。”

自从有人类以来，懂得按孝行事者，可说是寥寥无几，只有大舜，所以称“舜为大孝”（《孟子·万章上》云“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兄弟不争者亦少，所以说“融四岁，能让梨”。

“大孝尊亲”（《礼记·祭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经·开宗明义》），大孝舜，是以揖让得天下，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大孝，是为国家、民族尽孝。人必了解此生为何而活。

“宗庙飨之”，庙，《说文》云：“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庙者，貌也。”《释名》云：“先祖形貌所在也。”宗庙祭祖，所以尊祖也。

“子孙保之”，父母用过的东西称“手泽”，昔人保留先人手泽。对祖先有贡献的东西供于家庙，祭祀时展示先人手泽。

父母字画，皆先人手泽，不在乎其价值，留去思。《礼记·玉藻》称：“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

“故大德（修天德），必得其位（天位），必得其禄（天禄），必得其名（令名），必得其寿（天寿）。”

纬书《孝经·援神契》曰：“禄者，录也。取上所以敬录接下，下所以谨录事上。”

中国人为“天民”观，“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修天德，得天位，享天禄，得令名。

仁者寿，仁者与天地同寿。颜回死否？今人仍认识之，故得天寿，能与天地同寿。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材质）而笃（栽培之）焉。故栽（种）者培之，倾者覆（扶）之。”

因其材质，而笃实之、培育之。“天生我材必有用”，不可以把自己浪费了！

“栽者培之”，栽培，培育，怎么栽就怎么培、怎么育。



“倾者覆之”，济弱扶倾，天有好生之德，倾者应扶之，方为生生之德。扶危济倾，仁之至也。

“《诗》（《大雅·假乐》）曰：‘嘉（善）乐（乐道）君子，宪宪（《诗》作“显显”，兴盛貌）令德（美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享天禄），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天德）者，必受命（天命）。”

人之美德，在宜民宜人，故受天禄，再受天命，得其名。

古书中，民与人不同。民，百姓，白丁；人，官，有地位者。

“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命之谓性”，普通人只受一次命。“大德者，必受命”，修天道达天德，则上帝再申命。

每个人都有人性，而几人率性而行了？每天都要显现人性，要好善乐施。

当刽子手，枪毙一人，使其家人亦受苦，自己到老年时必后悔，我就有此一经验。可见忏悔之伟大！做官，为了执法，而令多少人不快！所以判人死刑，还不如做好饺子给人吃。“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学》）

慎择职业，要从事于人有福利的职业，“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择业与择居，同一重要。

教育子女，要他们凡事要往后多想几步，将来无论学什么，选择正途很重要。

择业特别重要。我告诉小孙子，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杀生的买卖绝对不可以干，何以忍心在动物活着正好时杀它？说太明白，他不太明白，告诉他：“活着的都很愉快。”尊生，动物死后，都应有一块葬身之地。

如真有来生，我既不要智慧，也不要识字，但愿做乡下老百姓，真是人生一乐也。

# 第十八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季历）为父（有好老子），以武王（姬发）为子（有好儿子）；父作之，子述之。”

文王，上有好父亲打好基础，下有好儿子打下江山。

“武王纘（继承）大王（太王古公亶父）、王季、文王之绪（功业），壹（殄，诛灭）戎（大）衣（或作‘殷’）而有天下（灭殷得天下），身不失（得到）天下之显名（显名比不上令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武王灭殷得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缺德，所以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周自太王，始有翦商之志。王季，一生为商王征战，受商王之赐命与封号，但终为商王文丁处死。文王，为西伯，灭密须，伐耆、崇；克崇，入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观兵孟津，《尚书·泰誓》乃战前宣言，宣称自己有决战之决心；牧野之战，《牧誓》则指斥纣之罪名；《武成》记战役经过：“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武王得的是显名。“显名”不同于“令名”，一字褒、贬。显名，朱一贵（1690~1722）在台湾史上也有。令名，可不得了，是美善，留芳万古。令德（美德）、令尊、令爱，“令”为敬辞。

熊十力认为，《中庸》有些经文系后人所加。依熊十力的观念，有些经文不是本文。

熊十力在《原儒·原外王》说：“《中庸》一书，本为《易》《春秋》二经之会要，惜乎秦汉间人多所改窜，而精义微言犹复不少。”“凡主张君主制度者，皆有其理想中之圣天子，赞其德用无穷。”

我们依经解经，易得到认可。

熊先生自认承接孔子之学，跑第一棒；我们要接力，跑第二棒。讲《礼记·儒行》时，应看《读经示要》谈“儒行”部分。

自《新唯识论》一书，可以看出熊先生思想之致密；《体用论》是其思想的结晶，但不易看。

熊先生对佛学、儒学均“用心深细”。今人边看书边抄书，有时还抄错字。我颇受熊先生“深细”二字的启示。

《说文解字》一天看一二字，认字。《说文通训定声》也要看。阮元《经籍纂诂》，读省事，但是不易深入。读书，工具书要齐备。

我当年用五两黄金买《大汉和辞典》，现在训练小孙子查，看要点。现在他已经可以写三千字文章，其毛笔字之美，可以看出人的潜力，真是无法形容！只要用心深细，人人都办得到的。

《学庸》不要当作文章读，没有人认同我的讲法。我教五十年书了，应该好好整理，不再教了。但是“奉元”此一思想，不能单叫台湾懂。台湾的文化太浅，四十年基础怎么读中国书？

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打中国了，应该要好好下功夫整理中国文化了。不能走余英时之流的路子讲中国文化，洋人的中国文化底蕴比台湾人更是浅。你们要素其位而行，学什么必要好好学，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如没能尽责任，那就对不起祖宗了。

我常听电视上的课，不好的也听。

台湾人想要有福，必要做中国人。中国一起来，至少执牛耳五百年，亚洲还得是中国的。

一个人起码要有点人性，检讨自己做事有几分人性？修养不足，报在子孙，甚至报在己身。蒋家做梦也没有想到成为一门“杨家女将”，人绝对不可以欺心！

“武王末（老年）受命，周公（姬旦，武王弟）成（绪成）文、武之德，追王（音旺，追封）大王、王季，上祀先公（祖先）以天子之礼，斯礼（追王之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

此为光宗耀祖的观念。一子成佛，九祖升天，荣耀之至；有过，则撤追封之礼，辱及先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贡献，周公是第一人，完成文王、武王之德，追封三世，太王、王季也成为天子了。

追封先人制，墓前的碑，依身份换碑，有一定的尺寸。此制度使人激励奋发，人皆愿有好子孙。

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曾文正的先人，几代穷秀才。曾成就了清朝的中兴之业，有复国之功，乃追封三世。

曾家祖坟，前有御赐碑文，述其功，此即光宗耀祖。

《曾文正公陵墓神道碑》载：“公讳某，字涤生，世为湖南湘乡人。曾祖竞希、祖玉屏、父先县生麟书，三世皆以公贵，封光禄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阳欧阳氏，生男二：纪泽闳生，户部员外郎，锡爵为侯；纪鸿附贡生。孙三人：广钧、广镕、广铨，皆幼。公既薨，纪鸿、广钧皆赐举人，广镕赐员外郎，广铨赐主事。女五人，皆适士族。”

历代衍圣公（历代帝王对于孔子后裔的封号）碑，毁了又立，立了又毁。周公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市区东北），碑被打碎了，残碑写上打油诗。

周公庙，达孝门有一块残碑，上半截已没有，是人为破坏的；下半截记载着“文化大革命”对古迹的破坏。全诗如下：“万恶四人帮，十年逞凶狂。少昊头颅碎，鲁城被拆光。三孔大殿毁，周庙受遭殃。贼罪臭千载，历史诛巨奸……留此残碑在，铁证永相传。”

几时忙着推，又几时忙着复，到底真理何在？

冷静一想，中国文化太悠久了。真有大志者，必须重新整理中国文化。

“期（周年）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大夫服叔伯的孝一年，大夫以上则不服。

《孟子·滕文公上》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对父母服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丧。

承重孙亦服三年丧。

长子若先去世，就由嫡孙代替服丧，称为“承重孙”。承重，即承担重任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长房长子还健在的话，长房长孙只能被称为“嫡孙”，只有在长子已经先于其父母去世，由嫡孙代替其父，为祖父母服“斩衰”（三年孝）的情况下，这个长房长孙才能被称为“承重孙”。

妻子故去，三年后再娶。

# 第十九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通达）孝（孝理）矣乎？”

“达孝”，知之者，但未必行孝，因仍是杀无辜以得天下。

“达孝”与“大孝”，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袞。

“夫孝者，善（最会）继人之志，善述（接着）人之事者也。”

人的尊严特别重要。《春秋》重人，即重视人权，此乃微言大义之所在。

继志述事，必知父母之志，指好的方面而言。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礼器），设其裳衣（衣冠），荐其时食。”

以前家庙保存先人发迹的东西，此为中国人不忘本的精神，饮水思源，追远。

中国人有成就了，得光宗耀祖，重修祖庙，修祖坟。祖庙、祖宅，是嫡子嫡孙住的。

荐时食，“不时不食”（《论语·乡党》），时鲜果先供再食。此不同于祭祀，而是事死如事生，要让祖宗尝新，故先祭再食。

“宗庙之礼，所以序（当动词，次）昭（左）穆（右）也。”

每年的春、秋二次祭祖。

祭时，依左昭右穆的排序，父亲与儿子不在同一边。

昭穆制，“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

“序爵（陪祭的），所以辨贵贱（位之高低）也；序事（分配做事），所以辨贤也。”

主祭，不“序爵”，为嫡子嫡孙；陪祭，“序爵”，按官位高低。

“序事”，看活人办事，辨贤能，看办事能力。

“旅（一个个）酬（敬酒，打通关）下为上，所以逮（及）贱（下）也；燕（宴飨）毛（毛发），所以序齿也。”

敬酒，一个个敬，不分地位高低，也叫孩子喝。在下位的向长辈敬酒。

“燕毛”“序齿”，宴时，看头发的颜色入座，不可乱坐。排位看年纪，有伦有序。

“长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虽然麻烦，但是有人情味。

“践（履，登）其（祖宗）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祭祖，祖宗有过什么位，必用那个礼，儿孙有尊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有“如在”的观念，亲在养身，亲故养志。

同一庙祭祖的，皆祖宗之所亲，同族就不得争吵，吵架必在祖宗面前忏悔。敬天祭祖，是内聚与团结，承先启后。

旧社会，见比父亲大的要称“伯”，比父亲小的称“叔”。遇母亲同辈女人，到姑家称“姑”；到姨家称“姨”，男的称“舅”。

中国是礼仪之邦，并不是空的，见人都有称呼。亲亲，亦有远、近之分。

丧有五服，到第六代除服，仍在一庙祭祖，但过五代也不穿孝，出服。

五服，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五代。古代以亲疏为差等，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疏，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同宗，同源，配白，很亲。

《尔雅·释亲》云：“族父之子相谓为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族兄或族弟的儿子相互间已经没有丧服的关系，只有同宗的关系了。

宗人府，遇事合作，但不穿孝。

宗人府，明清时期管理皇家宗室事务，掌管皇帝九族宗族名册，按时撰写帝王族谱，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字、封号、世袭爵位、生死时间、婚嫁、谥号安葬诸事。凡是宗室陈述请求，均为之向皇上汇报，并引荐贤才、记录得失、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宗令，一人，宗室王公担任，掌皇族属籍，修辑玉牒，奠昭穆，序爵禄，丽派别，申教诫，议赏罚，承陵庙祀事。

帝室分嫡系（嫡系血脉）、帝系。开国功臣，过五代即“贵而疏”；皇帝的亲兄弟，即“亲而卑”。

“郊（郊天）社（祭地）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祭祀祖先）也。”

郊天祭地，是王的礼。郊，天坛祭天；社，地坛祭地。

中国的上帝就是“无”，有生于无。宗庙，祭祖。“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易·豫》），祭祖配上帝，为追崇生命之“元”。

民间供“天地君亲师”牌位于中堂。

以孝治天下，是报本。炎黄子孙祭黄陵。

《荀子·礼论》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明乎郊社之礼，

尝之义（祭义），治国其如示诸（之于）掌乎？”

禘祭，是五年一次的大禘。古者天子禘祭，祭所自出之帝于始祖之庙。

尝祭，为四时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春秋繁露·四季》）。秋天行尝祭，秋收时，先请祖宗尝新。

中国是祭政合一，乃示不忘本。平时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除淫祭，不迷信。

了解郊社、禘尝之祭礼、祭义，则治国就如同看手掌心，那么容易，清清楚楚！

# 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写，记载）在方（木版）策（简策）。”

《礼记》是汉儒编写的，《中庸》为其中一篇。

“文〔武〕之政，布在方册”，“武”应是加上去的，武王是“大盗盗国”第一人。文王，并非指周朝文王。是先有“文王”的观念，周朝才将其祖称为文王。

《春秋》“王正月”，大一统。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是活文王，不是周文王。“文没在兹”，是生生不息的文德之王。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莫不有文王之道，因为人人皆可以为文王。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此成为政治的大障碍，实不足为法，使中国几千年进步为之缓慢。

应是法治，不可以人治，本大法行事，则无论谁都可以接着做。

中国文化太悠久，有些地方中毒太深了。毒素并不是三两天就能够去除的，但也不必文过饰非。

“人道敏（当动词）政，地道敏树。”

“人道敏政”，人人皆可以成为文王，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如尧舜。为政，如好好做，就能生效。

“地道敏树”，地种什么就长什么，地道“厚德载物”，无不持载，地德“含弘光大”。

“夫政也者，蒲卢也。”

“蒲卢”，芦苇草，容易生长，但是随着阳光而变化，比喻政治瞬息万变。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知此，什么都不必留恋，要去私、去伪！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为政在人”，以“取人以身”作为标准。做事要有几分人性，可以骗尽天下人，但是不可以欺心。

“修身以道”，率性之谓道，要尽己之性。

“修道以仁”，仁者爱人，第一个是爱自己的老伴，“仁者，二人偶也”，偶，平等。相偶，比“齐”义深，与人相处时显出仁。

“仁者，人也，亲（当动词）亲（当名词）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看每个人都一样，人人平等，没有阶级之分。

“亲亲为大”，仁者爱人，“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先亲自己的父母。

《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告子下》曰：“亲亲，仁也。”又《离娄上》曰：“仁之实，事亲是也。”

“大”之用，特别重要，自此始。人人亲其亲而天下平，一部《大学》之要旨在此。

“义者，宜也”，宜人、宜事、宜物。宜于人，尽人之性，也必宜于事、物，尽事之性、尽物之性。不宜于事，岂能通事？因为道理弄不通。

台湾的乱，其来有自，对事情的道理根本没有通，所以整天乱哄哄的。今天戴念珠已经成为装饰品，除了要钱外，就是迷信。搞政治，根本就是弄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完了！何以今天正经事净是走偏锋，大家不能冷静坐下来谈一谈？

相宜，恰到好处，“夫妇以义合”即相宜，但是真正相宜的又有几人？

“尊贤为大”，礼贤下士，大之用！“举直错诸枉”，“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见贤思齐，使不仁之人能远离不仁之事。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亲亲之杀”，“杀”，等差，“亲亲”有远近、亲疏之分，由近及远，由父母及于兄弟，是一奶同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推己及人，己立立人，此乃儒家之高贵处。

“等”，戥子，用以衡量金、珠、药物等贵重物品的衡器。秤砣，即权，在秤杆上移动，可以衡量物的轻重。

“尊贤之等”，必知贤者的级位（士、君子、贤人、圣人、大人），人往高处爬，希圣希贤，才能见贤思齐。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据朱注引郑玄说法，以此为衍文。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其性一也。

“事亲”，无忝所生，光宗耀祖，此为人伦之道。知此，就不作贱自己。

知人者智，知人为第一要义，大小事一也。知性，知人，就不易堕落。注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

知天与知性，两者有何不同？“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性，不等于“性就是天命”，所以说“知天”，不说“知性”。

“统天”与“御天”，中间有多大的区别？中国人学御天之术，“时乘六龙以御天”。学《大易》之道，全世界无如《大易》之御天之术，即学御天之术，根据什么？斗智，时时有之，在《易》海中汲取智慧之水，看谁出的招高。

从“天”到“性”，经过几个步骤？说任何一句话，都得有层次。该说三个，只说两个都不行。天包含些什么？什么都是天生的，不单是人，包含人、物、事。

“知”的功夫是什么？要求真知。尽人之性，知人；尽事之性，知事。知天，可是麻烦事，包含可广了。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达道”，达，通也，由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不能出于五伦。

“君臣”，是秦汉以后的思想，君在前面。《礼记》是秦汉以后成书的。先秦以前，“父子”是在“君臣”之前。专制时代强调君臣，乃将君臣置于首位。今天虽已无君臣，但仍有“主从”。

“昆弟”，昆，日比，表示二人在日光下并肩行走。本义：一起，共同。昆，兄也；昆，贯也，恩情转远，以礼贯连之。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应为“三”）也。

“所以行之者三”——智、仁、勇为三达德，乃人人必行之德。智、仁、勇即识、量、胆，缺一不可。在乎行，不能行没有用。

智，即识，有识才能看得远，知道要怎么做事，必要有做事的实际智慧。如不能用智，没有多大前途。智者不惑，不惑于欲，包括名、利、色等。仁，量，有容乃大，有多大的容就成就多大的事业。

仁者不忧，乃不忧己私。勇，胆，胆小不得将军做。勇者不惧，不惧人势。养勇，无胆亦不能成

事。知耻近乎勇，不知耻就不进步，“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

或生而知之（自师己性），或学而知之（学则不固陋），或困而知之（常人），及其知之一也。

三等知：生知，“生而知之”，上智之士；其次，学知，“学而知之”；第三，困知，“困而知之”。“困而不学，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是最下的，乃愚人也。

求知，学而知之亦不易，要“困而学之”。《易》有困卦，为忧患九卦之一，“困，德之辨也”、“困，穷而通”、“困以寡怨”（《易·系辞下传》）。

或安而行之（安仁者），或利而行之（利仁者），或勉强而行之（勉仁者），及其成功一也。

“安而行之”，安行，仁者安仁，其心三月不违仁，无论什么环境，自己的思想都必得实行，要无所不用其极，则无入而不自得。

我，安仁居士，绝不改变，足以当之，到哪儿都讲这一套。后面没有背景，一生绝没有投降。

“利而行之”，利行，智者利仁，日月至焉而已矣，但至少做事皆于仁有利。有智慧的准备，要先观察，最后再决定。

“勉强而行之”，勉行，知耻近乎勇，要困知勉行，努力以达到。

生知、学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

社会就是需要而有用，人家需要什么，而你正具备这个条件，当然有用了。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环境变了，方法也得变。要以智应事，怎可一成不变，那岂不是呆？

事关己身，因不知人，所以被骗了！“色庄者乎？”要能思辨，有独立的人格，才能有独立的表达。

真要为人类谋幸福，必得用中国思想，都有一整套的东西，串在一起了，前后绝不相抵触。

现在不再抄书，“集注”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中国思想绝对是一贯的，要贯串在一起，孔子“吾道一以贯之”。

子曰：“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我特别欣赏此章。我为学的方向：不浪费，绝对认真，绝不比附任何人。我一生虽没有成就，但是绝对不自欺，对不起父母。

“好学近乎知”，好学并不就是智者，是近乎智，仍未达到智者的境界。

谁写一东西能够达意了？谁学过作文了？“春眠不觉晓”，既是不觉晓又如何“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已经到晚上，都熟睡了，听闻风雨声合理吗？

韩愈《原道》是最坏的文章，愈看愈乱，只有“足乎己无待于外曰德”一句可以。

学文，可自《续古文辞类纂》（有王先谦、黎庶昌辑本）入手，收近代清儒的文章，可以看得明白。能熟读五十篇到百篇，则文章绝对通顺。

我一生有两件憾事：一、不会写白话文；二、不会说英语。英语必精，说、写要如同外国学者般流利；中国人必要学日文，因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力行近乎仁”，力行，强恕而行仁，恕，如心，如己心，推己及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凡所生都能得其所生。《春秋》经云：“元年春王正月。”何休注：“明王者当奉元以养成万物。”仁者爱人而无不爱，要发心！

“知耻近乎勇”，知耻的人绝对勇于己之所为。如知耻，为什么要做假？就因为不知耻！人要懂得知耻，慢慢就没有耻了，“无耻之耻，无耻矣”。

人的欲极为可怕，欲多了，往往会使人下贱。要断己之欲，并不容易，最好不要学自己本来没有的毛病，不会因为有了那种毛病，就能显出你的高贵。宁可多存些钱，少存点嗜好。

我什么都经过，但是绝不留恋，说戒就戒，不要成为欲的俘虏。

好学、力行、知耻，乃是修身之宝。修身治人，内圣外王，必知其所以然，贵乎能行。

看一人之好坏，就看其修身的功夫如何。“人要坏，四十开外”，孔子四十而不惑，不惑于欲。如交错一个朋友，那就伤品败德了，可以使人完全堕落。不知，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使双亲为之蒙羞。

人之常情，不一定是常理。年轻则可，做事幼稚则不可。做人很是不容易，见利必须思义。

台湾尘埃落定了，见利忘义之辈必会浮上台面。什么都能过去，唯有“业”随身。

现形记，真不知从哪儿写起，太热闹了！

凡为（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大纲）：曰修身（本）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君使臣以礼）也，体（体恤）群臣也，子（当动词，亲之如子）庶民也，来（lái，劝勉、安抚）百工（一、百官；二、百业）也，柔（怀柔）远人也，怀（安）诸侯也。

此谈“九经”之次第，由近及远。

朱子引吕氏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次之。此九经之序也。”

《中庸》讲政术，“九经”即为政术。有了经，就可以用纬，经纬天地即文。

下面谈“九经”之效用。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不惑于欲），亲亲则诸父（叔伯）昆弟（堂兄弟）不怨，敬大臣（之言）则不眩（昏眩），体群臣（君使臣以礼）则士之报礼重（臣事君以忠），子（爱。王引之：当读“慈”）庶民则百姓劝（劝勉），来百工则财用足，柔（安抚）远人则四方归之，怀（念思，使归己）诸侯则天下畏（敬畏）之。

立身行道，修身以孝为本，永远按此标准行事。“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要是不懂按人性去做事，能是“人”？做事没有感到悔恨就足了，因为没有欺心。顺着性去做，就是道。《坛经》云“不离自性”。信什么，没有改变自己没有用。读书，第一个是在改变器质，即已经养成的习性、成“器”的模子。自己想成什么器，必要塑成那个器质，如当外交官就要有外交官的威仪、器质。

“尊贤”，见贤思齐。能知敝、知病了，就不会惑于欲。

“亲亲”，同宗族的叔伯、堂兄弟就不怨，宗族和美。

敬大臣之言，头脑就不昏眩，眼睛可以看得清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皆敬己敬事。

“体”字当体悟之，人缺什么送什么，必了解对方之所需，但此一功夫最难。你体人，人就体你。天下事永远是一比一，只有子女对父母而言永远是负数。昔孝父母，今孝子女，正是“颠倒颠”。体恤朋友，“朋友先施之”，得施其所需。朋友相处不好，问题多半出在钱财上。如知道“施”的观念，那拿出去了就不考虑回报，不送来就算是应该。真正的朋友，人生知己二三人而已矣。

“子庶民”，爱民如子，当成像儿子般爱，则百姓会互相劝勉、努力。

街上的形形色色，皆百工之所成。“来百工”，招商投资，振兴百业，则国家财用足。

怀柔远人，则近悦远来。“柔远人”，不可以心胸狭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修德以来远，闭祸以除怒”（此系师尊用语，袭自《管子·版法》“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怀”，怀抱，怀柔。“侯”，“候也，所以守蕃也”（《孝经援神契》），五百里为“侯服”。“畏”，心服、敬服，敬畏。

下面谈九经之方法。

齐明（斋必有明衣）盛服，非礼不动（克己复礼），所以修身也。

“斋明盛服”，斋，心斋；“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敬慎；“斋必有明衣”，斋时，沐浴后着干净的明衣。“盛服”，祭祀时穿礼服，“出门如见大宾”，从内到外成为新人，“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非礼不动”，非礼勿动，克己复礼，所以修身也。“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今天之所以乱，因为从小就没有学礼。小孩从读书开始，学校就没有教做人的道理。今天有几个小孩会接电话？

要用恭敬语，从小要学会尊敬别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台湾人不懂自己不懂，所以不知道别人比自己懂，怎么会尊敬别人？要懂得怎么称呼人，此为最起码的教养。

大小事皆必察微，要以小观大，如小事没能注意，处理大事怎么能注意？

脚踏实地检讨，否则这个岛变成最野蛮的。没有一个人会说客气话，根本不懂得礼。知识分子应负教育责任，要随时随地教。

“去谗远色”，《说文》云：“谗，谮也。”“谗”，毁善害能，是非者就是是非人。“色”，形形色色，令色无质。

“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但许多人就“近谗好色，贱德而贵货”。一部《中庸》讲“贵德贱货”，亦即《大学》所谓“德本财末”。

应以此劝勉自己。

尊其位（分层负责），重其禄（应得酬劳），同其（与部属）好恶，所以劝亲亲也。

“尊其位”，处人就是尊重对方，各有其职、各司其职，不可以越权越分。人之所以处不好，乃因为侵占了别人之位。

“重其禄”，禄者俸也，乃居官所给之廪，为其生活之本。

“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既是一家人，即“一奶同胞”，所以要劝勉自己“亲亲”，不要互相看不顺眼。

“型于寡妻、兄弟怡怡”，父母其顺心乎！

官盛（多）任使（各有所任，各有所事），所以劝大臣（使各尽所长）也。

“官盛任使”，按其能力而任之、使之。各有所任，各有所事，使各尽所长，为民服务。

忠信（进德）重禄，所以劝士也。

“忠信”，所以进德。就是官大了也不能骗人，净说些不能兑现的话。

“重禄”，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士，是基层的公务员，要劝勉其向上。

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时使”，使民以时；“薄敛”，轻税。此所以劝勉百姓。

日省（察）月试（考核），既（同“饩”，禾米）稟（音凛，谷也）称（相称）事，所以劝百工也。

“日省月试”，每日检查、每月考核其工作成效。

“既稟称事”，领俸与所任事要相称，此所以劝勉百工也。

《考工记》一书，是记载百工的官书。

《考工记》，又名《冬官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西汉时，《周官》中“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是齐国政府制定，用以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学者。

送往迎来，嘉（嘉勉）善而矜（同情）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送往迎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嘉善而矜不能”，“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大家修德以补这个“不能”，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同体。“怀柔远人”才能“远近大小若一”。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扶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兴灭继绝，继绝举废，不能灭人祖宗的血食，应使其子孙祭之，无子孙则于同宗中选继承者。

例如琉球王国，与中国向来有关系。

琉球与明王朝建立藩属关系，琉球国王接受来自明廷的册封。永乐年间，中国赐琉球王姓为尚氏。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五百多年，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

1609年日本萨摩藩进攻琉球，并于两年后将琉球纳归萨摩藩管辖。但为了朝贡贸易之需，琉球王国表面上保持了“王国”的独立。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1875年，日本大举进入琉球，要求琉球国王停止向中国朝贡，并册封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禁止琉球接受清朝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明治年号。琉球遣使向中国乞援，但李鸿章不想因琉球与日本失和而拒绝。

1879年3月30日，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置琉球为冲绳县，琉球国实质上灭亡。同年，日本正式宣布兼并琉球群岛，派知事取代原来的琉球王，并命名为冲绳。琉球进入所谓“大和世”的时代。但中国拒绝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

此外，不丹王国亦曾与西藏有宗藩关系。

不丹，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一个内陆国。西藏与不丹的宗藩关系在18世纪颇罗鼐掌政西藏的时期确立。清廷未将不丹纳入属国，但允许西藏拥有自己的属国。1772年英国入侵不丹，1865年强迫其签订《辛楚拉条约》，并迫其割让2000平方公里土地。1907年，乌颜·旺楚克废除德布王，自任国王，建立不丹王国。1910年1月英国、不丹签订《普那卡条约》，不丹实际上成为受英国保护国。印度独立后，于1949年8月同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不丹转成由印度保护，印度有权干涉其外交，并在其国内驻军。（参见周娟、高永久《试论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

“朝聘以时”，按时上朝聘问。

昔日附庸之国在北京都有会馆，商人亦住在会馆。

明清及民初，同乡或者同行在京城及大城市多建有供居住、办公兼休闲场所的会馆，有客房、会议室等，大的会馆还有戏楼。（可参看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

专制时代没有说皇帝是“职”的，只说诸侯向天子“述职”。今文家以“天子一爵”、“天子一位”，天子是最高的爵位，当然也有其职。唯“公羊学”称天子有职。

《孟子·万章下》云：“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白虎通德论·爵》云：“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天子失位，当贬，故“公羊学”称“贬天子”。

以前朝贡，是将贡品陈列于堂阶前的院子，称“庭实”（陈列于朝堂的贡物）。

礼单送来，只选几样。贡一赠十，来一次给三年的东西，厚往而薄来。但也不能一次给太多，下次来时再给。

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献记载，清时台湾地方官员进贡台湾土产，康熙还曾接见有才艺的原住民；乾隆时台湾原住民赴京朝觐，乾隆还颁赐赠予前来祝贺他八十大寿的部落头目。

凡为（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诚）也。

行此九经一也，即以“诚”行之。

《学庸》并不是讲大同世，但是大同世必经过此，真明白了绝对能应世。

历史就是通鉴，要以史为鉴，每个人都可以用来照照自己。

努力必要有方向，一个时代就几个代表人物而已。真想有所建树，绝对不可以偶俗。



中国现在是最有为的时代，必要好好努力，以此作为力量，人无力量绝对不能成事。任何事绝不是一人能成就的，要群而不争。

聪明过度就是傻子，一举一动净是想捡便宜。一个人如聪明过度，就没人敢相信你。人之所以能有所成就，往往是跌倒了爬起，爬起了再跌倒，再跌倒了再爬起，天下事绝对没有白捡的。希望同学们在这时代不要空过。

遇事要深省。政客之所以坏，老百姓要负责，就因为民之无知。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负起教育百姓的责任，更要好好开浑蛋的玩笑，一句话可以惊醒浑蛋人！

知识分子要负时代的责任，现在是“一切翻版”、“一切之始”的机会。

凡事豫（事先准备）则立（事能成），不豫则废。

“禁于未发之谓豫”（《礼记·学记》），要防未然，有备而无患，一切事情在未发之前即将之禁住，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

但是事情一旦发生了，就不是两三天能够解决的，此时应先养精蓄锐，再求如何解决问题。

“豫则立”，豫是素定，从有智慧开始一直到死，从开始懂事就有决定了。从有知识以来没有彷徨过，一生没有改变，不论在造次、颠沛之际，皆必于是，此素定也。能如此焉无成就？

素养，经由好学；素定，是“知止”。没有素养，哪有素定？

素养而后有素定，要自平素就注意孩子的行动。如想望子成龙，必平素就教他成龙，此即素养。有机会要教育小孩，随时尽责任，从小就要他知止。

台湾有钱人对小孩知道怎么教育？暴发户根本不会教育孩子。

定，是自“知止”来的，知道有重点。定了，绝不见异思迁。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得，得了，得一，得仁，所以能“无入而不自得”。自得，得己之所止。

言前定，则不

（ji1，蹶也，跌倒）；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素定），则不疚（愧）；道（为人处世之道）前定（有所定夺，决定），则不穷（应变无穷）。

“前定”，豫。不要临渴掘井。临上轿，才要穿耳眼儿，就会惊慌失措。

“跲”，一、音“夹”，绊倒，《说文》解为“蹶也”；二、俞樾《群经平议》作“佖”，即老子“将欲歛之”之“歛”，闭塞也。

谋定而后动，就不会乱无章法。为人处世之道必须有所定夺，平常的道在怎么应付穷。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必须能随机应变，绝不守株待兔。培智，在随机应变。

怎么培智？必经由好学。穷则变，变则通，要应变，知道有问题了马上就变化，随机应变以穷、变、通、久。

“万般不与政事同”，做事不同于为政，政不同于事。政者，正也；事，事务官。有了经验、事功以后，才能讲出道理来，立德、立功而后立言，有德者必有言。

想永远成功要从哪儿入手？知敝。人都有毛病，要知敝。能知敝，就快成功了！“永终知敝”（《易·归妹》）。

我在台五十年，在屋中坐五十年，这就是成功，素定也。许多人见异就思迁，见利就忘义。

我有一完整的计划，干到头脑不明白为止，不明白就上极乐世界，不要遭罪。我骂人总是绕弯，有术，不以骗人为业。

一个人做事始终如一就是成功。我年轻时就“救亡图存”四个字，所以一生天天喊叫，唯恐国亡了！

收复台湾（此指1945年光复）不易，绝不可以再丢。“台独”要亡台，真爱的是日本、美国。我骂“台独”，是要惊醒你们。

台大对面的“大史饺子馆”，是一来台大兵娶一年轻的台湾太太。可以吃其煮花生、豆腐干及牛肉。我诸葛不亮，但是孔（小）明。

屈万里结错婚，窝囊过一生，没几年得了胃病。山东人喜吃大蒜、葱。社会事就是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懂此，就不会不愉快了，要有心理准备，要懂得什么是人生。

《易·归妹》“永终知敝”。知敝，即知道不如意的事。恋爱不可以盲目，两人生活习惯不同，很难以美满。知敝，躲开了敝，就能永远有幸福。想永终，要自“知敝”入手，齐家、治国皆如此，小则夫妇能幸福。真明白了，要会用。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得长官的信任），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一定的方法）：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

办事有主从，上下即今主从。事上以忠，在下位的如目中无长官、跋扈，也没有幕僚。百姓清楚得很，终究必失败。

主从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朋友以信，必要尊重朋友，在朋友面前立信。人如轻诺寡信，一定少有信用。

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孝之人），不信乎朋友矣。

我父亲交代：“不与不孝之人为友，不交有钱的朋友。”一个人对自己父母都不孝，何况对其他人？

父母是我们一生中最近的，无论如何必孝，以顺为孝，不与父母顶嘴，“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处人之难，连父子之亲，都得求守限度，何况是朋友？真懂得爱，多少必有点牺牲。

顺乎亲有道：反诸（之于）身（己身）不诚，不顺乎亲矣。

以诚反省自己，反身能诚，尽己之性。

“你从哪里来？”懂此，怎敢不孝？会无条件顺父母。“凭什么你有今天？”父母就等着你明天对他尽孝。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性善），不诚乎身矣。

明善诚身。性，体；善，用。善，天道之用。不明白天之道，就不懂得人之道，如何修身？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传》），“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系辞上传》），“天命之谓性”。善，性之用，讲用，才发人深省！

“率性之谓道”，顺着人性做事就是道，是与生俱来的。“元者，善之长也”（《易·乾·文言》）。

性、善、中、独，必分清了，办事才不会出纰漏。

中国人是最会用“性之善”的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每句话都用得上。必得深入，要多看几遍。

你们要好好努力，责任之所在，要负起时代的责任，如净是投机取巧，怎能进步？

中国东西太真实了，必要真行，绝不是滑头鬼能够讲的。

你们能成学？你们是盗智，完全口耳之学，未加以体验。成学，得是自己体验的。

诚者，天之道（行健）也；诚之（法天，则天）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讲一“诚”字。一个“诚”字，用于生活上，即成活学问。

天之道，行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如日月之运、四时之变，皆有条不紊，一点也不虚伪，诚也。

不诚无物，就不能生生不息，因为三心二意。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想）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有智）而（能）固执（守）之者也。

“诚者”，圣人，生而知之者，不勉而中，顺自然而中于道。

仁者安仁，则天、尽性，不勉不思，体性之本善，顺自然做事。从容中道，不加勉强即合乎道，从心所欲而不踰矩。

“诚之者”，贤人，学而知之者，智者利仁，有智慧能择善而固守不失。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中途而废）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皆自明也），虽柔必强（皆自强也）。

这章很重要，“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当年，阮芝生说是我们的校训，在我们印的书前面即有此文。

“博学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无所不学，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学，必学到一境界，不能中途而废。但“博学于文”，仍必“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亦即克己复礼，非礼不动。

“审问之，慎思之”，“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明辨之”，“履霜，坚冰至”，从履霜到坚冰，“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坤·文言》），故“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易·坤》）。

做事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广博吸收，但是必须审慎，不粗心大意以求真知。

前面几个即“知”。明辨是非了，然后笃志、力行，笃实去行真知。知行合一之谓学。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曾文正以此成其伟业，其书房名“求阙斋”。

“虽愚必明”，勤能补拙，不怕自己的智慧不足，一勤天下无难事；“在明明德”，明德为要，学而知之，就怕你自己下的功夫不够。许多成大功、立大业的人都不是最聪明的。

“虽柔必强”，柔能克刚，是真正的强，君子以自强不息。

# 第二十一章

自（由）诚（天之道）明，谓之性（率性之谓道）；自明（明明德）诚，谓之教（修道之谓教）。

诚与明的关系如何？“诚者，物之终始”，“大明终始”（《易·乾》），生生不息。《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自诚明”，性、天命、体、本。从诚而明，生而知之者，尽性，出于天性，圣人自师己性。

“诚者，天之道”，天行健，健进不已，率性之谓道，即自师己性，是圣人，也是立教者。

“自明诚”，教，修道，明白道，率性，是学而知之者，为贤人，能见贤思齐。

“诚之者，人之道”，“修道之谓教”，即接受教育，是学而知之者，明白了道以后，才能修到诚的境界。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诚”与“明”互为因果，及其成功一也，皆可以“与天地参矣”。

诚而明，“文明以健”（《易·同人》），生而知之者，是由诚得明；明而诚，在明明德，学而知之者，是由明得诚。

“诚者，自成也”，皆自成也，皆自明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

《中庸》好好悟，天天琢磨，真体悟了，一生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智慧与学力很重要，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很难做。但求真知可是不易。明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为难。权，因利能制权也，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权以穷变通久。

# 第二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生而知之者），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物理）；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天生物，人能役物）；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读书在明理，能够理事。“天命之谓性”，把自己的本能完全发挥出来。尽己之性最为不易，人皆长于原谅自己而骂别人。

尽性，把自己性的本能完全发挥出来，在事业上尽良知，能用性的大能处理一切事情。能尽己之性，进而影响别人亦能发挥其性的本能，即“尽人之性”。

发明家能“尽物之性”，“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如不懂得“尽物之性”，就把物都糟蹋了，是暴殄天物。发明家是耍物的，故能“尽物之性”。政治家则是耍人的，得“尽人之性”。

“化育”，化为第一步；育，则是永远保持化之成果的功效。育，鸟、鸡伏在蛋上，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雏鸡。没有育，则鸡蛋永远不出小鸡。

文化是自“自然”来的，不可以造假，是慢慢变的，愈变愈加致密，是有步骤的。小孩天天接受文化，刚开始什么也不懂，懂得挑剔了就是文化。文化是有层次的，今天唬，明天未必唬得住，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要以文化世，不是空言，必须行。小事能注意，日久就懂得要怎么树立文化了。

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平视，也就是平等。天能生物，你就能役万物，“天工人代”（《尚书·皋陶谟》云“天工，人其代之”）。人为“天民”，可以代天工之不足，使天下无弃物。故有《天工开物》一书。

《天工开物》，是明朝宋应星整理其调查研究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技术的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成“天地人”三才之道，有遗爱在民的人，死后就成为神，与天地参矣。役天—配天—赞天。

是天民，就有天权，谁也不能剥夺，因为万物皆备于我，人人都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社会不可以有独占的行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余善留给子孙用。做事要给儿孙留余地，必本良知做事，绝不可以巧取豪夺！动心眼者，无一有好子孙。

与我交往的都是我友，怎么可以批评？想当年他为我效力过。我所骂的都是与我没有关系的人，骂其行为，最后都与草木同朽，何必说人的坏话！

如果不能“为往圣继绝学”，那谁还知中国有真学问？你们业余也得讲学。但是讲学必得自己真明白，知道怎么一回事，必是真正地体验过了。

#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当动词，求取）曲，曲能有诚（亦知法天之道），诚（诚于中）则形（形于外），形则著（著明于天下），著则明，明则动（主宰出乎动），动则变（化之渐），变则化（到了化境），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化民成俗）。

曲，曲求也，探索。“致曲”，一曲之士（偏执于一端之人），不该不遍（不能赅全周遍），自一方面之长努力，但无法尽物之性，致远恐泥。

如以自己是愚拙的，那就要下尽己之性的功夫。

真功夫，必经过多少弯才能达成。但是人只要有至诚的精神，就无不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君子所过者化”（《孟子·尽心上》），能够化民成俗，有至高之德才能化民。

但化自己的又有几人？说容易，做特别难！化自己，也得至诚，即真心的悔改。我五十年又改变几个人了？你们小毛病都去不了，何况是大毛病？人的小毛病不去，积累在一起，就成为社会的大毛病。如自己都化不了，还想化民成俗？首先，要变化自己的器质。

治人，“以人治人，改而止”，下“尽人之性”的功夫治人，改其敝就够，何等宽大！如此做事，岂不是绰绰有余？尽性，把性的本能完全发挥出来，能用性的大能处理一切事情。

想客观，要用什么方式影响时代、政府？从中国历史上去想。中国学问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学问。

儒教，是教化、教育，并不是宗教。孔子志在《春秋》，那《春秋》之志是什么？拨乱反正（《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是在行，不在讲。

写公羊学论文，居然搞“台独”！讲《公羊》学，就不能有“独”的观念，因为《春秋》在达“天下一家”。《春秋》之志的政术，拨乱反正；终极目的，天下一家。既是大同，必得泯际界。

《中庸》并不是讲《春秋》之志，但是用事用得上。

读完书，如不知书是什么，连自己都化不了，焉能化民成俗？只念文字，不能发挥作用。每天都有变化，代表人的智慧，我每天都有感觉。

我现在讲什么都不悲哀，因为中国绝不会再是亡国的时代。有些人不学无术，尽耍嘴皮，只要达己之私利，则无不为矣！我最恨助人为恶者，故要鸣鼓攻过。



素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不是白得的。熟能生巧，必得下功夫。

坐着想，何以我这么说？走路也得想，慢慢读，会背一段可以想一段。

每天做任何一事必要有效，看不惯人家，必得懂怎么对付他，因为要治病。

# 第二十四章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事先了解）。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凶兆）；见（现）乎蓍龟，动乎四体（于行动上表现出）。

“至诚”，可以前知，都有征兆可循。遇事要留心，察事要细心。怪时代，人的行动都鬼怪，如今天的西门町。

国家将兴，社会上必无失常之事；国家将亡，必有许多凶兆。

龟，卜；蓍，现非用蓍草，但仍用蓍的方法。卜，很神圣，如台湾的跳大神，有仪式，很庄重。

“国之将兴，求之于人”，拼命找天下贤才之士而用之。“国家将亡，求之于神”，就到处修教堂、修庙，念阿门、阿弥陀佛。

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知其所以）；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要知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如中医之“望闻问切，辨证施治”。

“至诚”，太不容易。诚，就不容易！许多事没法说，隐。神，妙万物而为言也，圣而不可知。宗教家、理学家，如曾文正公知己之死期将至。广钦老和尚圆寂表现最好，视死如归。

每次亡天下，都天下大乱。台湾宗教之多，纯粹一群妖孽！外丹功、香功、元极舞.....但都一阵子，就过去了！

学什么都有用，就看用在哪儿。

我守一不二，就看不起汉奸。民族性永远存在，不能因为没有政治智慧，而把自己变成化外之民。

自古都不重视酒肉朋友。今人你为他生子，都还谈离婚。现在“孝”与“慈”都没了，还讲“义”？

今天想要发挥作用，必得以“至诚”为贵！“真”的问题，必要用真的道解决。

# 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成也，而道（法则）自道（导）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诚者”，终而复始，才能生生不息。“自成”，自己成就自己，没人帮上忙。自成，自导，皆自得也。

“终始”，终而又始，生生不息。“大明终始”，“诚者，物之终始”，大诚终始。

“不诚，无物”，没有终始之道，不能周而复始，就不能生生不息了。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成物（致知在格物），知（智周万物）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置）之宜也。

“成己，仁也”，求仁得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乾·文言》），力行近乎仁；“成物，知也”，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好学近乎智。必仁且智，“莫近于仁，莫急于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仁与智，是性之德、性智、本然之善德，均非自外买来的。用性智，不是情智，一有私心即是情智。遇事要用性智，同体大悲。

“通天人，合内外”，内圣、外王合而为一，由内及外。合内外之道，为“时中”之用，君子而时中。

熊十力的《乾坤衍》为衍《易》之书，其实更早的《中庸》即为衍《易》之书，其赞孔子之道曰“合内外”，得于内，形于外。“时措之宜”，恰到好处，“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

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外王，是德现于外。

# 第二十六章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恒）则征（征验），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象地，无不载），博厚则高明（象天，无不覆）。博厚，所以载物（地无私载）也；高明，所以覆物（天无私覆）也；悠久（时间），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永不息）。

“无息”与“不息”之别：“无息”，是体，本能没有息，如“天行健”；“不息”，指用，“自强不息”，自己勉强自己不息，人自勉不息，则可久。如此解，马上生出力量。

“至诚无息”，本能没有息；“不息”，自强不息，“不息则久”，可大可久之谓事业。“久则征，征则悠远”，日久见芬芳，留于青史，三不朽，与天地同寿。

地法天，坤顺承天。完全合乎天之道，自然之运，顺自然，法天。“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乾·文言》），如自然之运，顺自然，法天、法自然，是为而成。有为而成，是假的、伪装的。

如此者，不见（同“现”）而章（自章明），不动而变，无为而成（顺自然）。

“不见而章”，“含章可贞”（《易·坤》），“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华国（《唐会要》“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文章是指什么？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完全表露出）也：其为物不贰（纯粹、精一），则其生物不测（不可测度）。

“可一言而尽”，一与诚，古人想得多简单，多真实彻底！看看中国人的智慧是多么实际！

了解天地的智慧了，也能够活用自己的智慧。“尽物之性”包含太多，能“尽物之性”，才懂得怎么回报，因为人能“与天地参”。

为物（包含事），造物；“不贰”，“诚者，天之道”，即一，纯一，“惟精惟一”。要下精一的功夫。“生物不测”，即神妙的境界。诚，有物；不诚，无物。

天文，“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人文，自强不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发心，好好努力，十年成就不得了。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

何以什么时候都能稳如泰山？有人的劲来自“剑道”，我亦然，但正不正有别。“武士道”，每样皆视死如归。“忍者术”，对付人都用绝招。

他们对付某人如净用绝招，那某人要如何对付？不答。狗咬你，要若无其事地往前走，此“尽物之性”也。每天犬吠、口水战，你就是不答，他就没劲了！此自“尽物之性”来的，犬吠之经验。狗咬丑的，人敬有钱的。既是犬吠，那就不理，早有准备；不然，就开个玩笑，恭迎一切，挂个旗子。

今天给人抹黑又有何奇怪？要“犯而不校”（《论语·泰伯》）。当选后，就给予一记闷棍，叫他头昏脑涨！人能有干净的？当选了，就都西瓜偎大边。

自狗吠，悟出某集团之吠。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包子所以出名，就小伙计“狗子”专心做包子，始终不发一言。

我教你们许多高招，其实自己可不管了。你们要应世，如不是修净土宗的，那事情完了就报复，给他起不来。我上午修净土，下午则修拨乱反正。绝不找个管自己的，可以多活几年！不听，但得有应世之术。

读书必须深入，能够认真、至诚了，就与别人不同。

我天天看《大易》与《春秋》。为了录音，我最近预备功课，极细心。“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如果不找出真的，那岂不是鱼目混珠了？

为民谋福利，要知道怎么做，要怎么影响社会。道化，是化育的团体，要以道导天下。道，自导；化，化育。至诚能化。不希望有战争，必须有办法化掉战争。

证严的方式是满街撒芝麻，效果微小。我们要从自己周遭认识的人做起。平日就要留心，要做。不是多少，是真力量。中山先生革命之初，就“四大寇”而已。

但是做也必得有智慧、有方法。成立党，是在群力、群策，要借着群的力量。

我讲《学庸》，是为应付时局而讲的。

今夫天，斯昭昭（一个个小亮光）之多（应重视此），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泄漏），万物载焉（地无私载）。

袁枚《与人书》谓：“《论》、《孟》言山皆举泰山，以其在邹鲁也。《中庸》独曰‘载华岳而不重’，子思足迹未尝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语。”《中庸》虽出自子思，但《礼记》成于汉儒，故《中庸》文中多汉儒语，且全篇文体并不一致，殆非一人一时所撰。

今夫山（仁者乐山），一卷（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今夫水（智者乐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深不可测），鼃鼃、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孳生）焉。

“传”的文章，虽是汉朝的产物，但是思想仍是有所传承的。

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在于懂得识微，能够用小。一个能够识微、用小的民族，绝对是智慧高的民族，将历史整理得清楚、整齐。

重视“昭昭之多”、“一撮土之多”、“一拳石之多”、“一勺水之多”，能识微、察微是何等缜密的思想！积沙可以成塔，不怕少就怕不日积月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多么勉励人！自最细微处开始学，要识微，知几。

现在重视海域，海中的东西无限，但必得环保。琉公圳，昔日游鱼可数，今天到处充满毒物，劫后余生的鱼岂不是充满了毒？台湾癌症高是一定的，病从口入，台湾人服毒太多了。

能够相信商人？百姓之悲哀！要自求多福，应自己种菜。

《诗》（《周颂·维天之命》）云：“维（发语词）天之命，於（w\$）穆（温恭貌）不已（止）。”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呜呼）不（同‘丕’，大也）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一不杂，不贰）。”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易·乾》“天行健”，行健不息，不已。

文，经纬天地，配天。什么叫“经纬天地”？要怎么做？文王，是文德之王，“法其生，不法其死”（《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是活文王，不是周文王，谁有文德谁就是文王，人人皆可以为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有“文没在兹”的精神。

文，是纯亦不已。纯，天之道；不已，人之道。不已，不止、不息，诚也，其为物不贰。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做事业如果三心二意，就不是文了，必须要脚踏实地。我主张任何学问都不是落空的。

诚道，是按诚的道理行的人，“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易·乾·文言》），纯，惟精惟一，纯粹不杂。不已，不止，不息。纯不止，一不止，诚不止，恒也，行健不息。

读书，要点抓住了，一看，都是白话。

我有时琢磨了一夜，因为没有人打搅，可以静静地想。

你们有没有一句一句读？读不通时，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

# 第二十七章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高大）极于天！

发育万物，生养万物。发、育，两个行动。

发，生的第一个机，发生了，发芽！

看“育（育）”字多美！上头即倒转的“子”，小孩生下来头朝下。月，肉，是妈妈的作为。懂得“育”字了，那就会懂得“孝”。

“峻极于天”，天生物，人能役物，德与天齐，上达天德，与天地合其德。

优优（丰多美盛貌）大哉！礼仪（礼之纲）三百，威仪（礼之细节）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结，成就）焉。”

“三百三千”，言其条数之多也。“待其人而后行”，此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为政在人，成事亦在人。古圣先贤留下的智慧宝藏，就待贤子孙行其智慧，昏子孙就只是糟蹋祖产。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系辞下传》），没有至德的人能够成就至道？马虎、不负责任，是缺德鬼。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由）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自庸言庸行始）。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相反相成，性学交修，由博反约。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悖）。

“温故而知新”，温故又能知新，日知己所无，月无忘己所能。有所因，但又不失己之新，因为新是自旧来的，“因而不失其新”。

《春秋》称“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此“存三统”，讲相因之道，损益而生新。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大雅·烝民》）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钦定的能说真话？监（国子监）本还有错字？“明哲保身”绝对是秦汉以后的话；此非孔子之志，夫子是要革命的。

孔子女婿是政治犯，孔子说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而今孔家败落至什么程度？

我真不信有鬼。人死后，何以没有找仇人报仇？要用脑想，是思想。母亲的至爱莫过于儿子，但至今我额娘仍未托梦。距离做鬼日近，还怕鬼？我所说的都是真话。



# 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不自明）而好自用（自以为天下最聪明者），贱（出身低贱）而好自专（跋扈）。”

“愚者好自用”，愈是愚者愈自以为是高人一等，遇事愈不和别人商量。自己学，一点根基都没有。

“贱者好自专”，从小无权者，愈是跋扈、专断自为。好把权者，多半出身微贱。

“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此有二解：一、古注：生在今天，违反了古之道，即尧舜公天下之道；二、生在今天，要回到古之道，违时，“古今异宜，日新其道”。

孔子树立两个图腾：尧、舜。《尚书》首《帝典》，尧天舜日，致君尧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实皆泛论。

荀子的成就高，但尽谈实际问题，当政者不喜，谈得太切时弊了，如“公羊学”不受当政者所喜。

专制时代的显学，都是值得当政者利用的，为奴的能有思想？庆升平了，水落石出，要作中流砥柱，有力量能撑住时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天子”：一、天民，见《孟子》；二、指孔子，孔子为素王。

礼、制度，礼、乐皆在内，故曰德行，“制数度，议德行”（《易·节》）。“议礼”，“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理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礼者，履也，“礼以节行”，同中求异，“礼之用，和为贵”。

“礼，时为大”（《礼记·礼器》），“可以义起也”（《礼记·礼运》），随时制宜，《易》赞“随时之义大矣哉！”

“制度”，董子《对策》云：“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王者，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制》）。“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礼记·礼

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节》)。

“考文”：一、改订文字；二、确立是非、善恶的标准。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此乃记全国统一之盛事。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此中国“书同文”，自秦始皇开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刻石》亦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又曰：“将维皇帝，匡饬异俗。”。子思为战国人，应无由作此记述，此疑出自汉儒之手，记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之作为。

“车同轨”，所有马车的两车轮间距都相等。

“书同文”，中国最高明之处，言语不同，但写字都能明白。

“行同伦”，伦理道德同。

中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自秦始皇开始，影响深远。“蜀山兀，阿房出”，一篇《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六字，道出了秦始皇之功劳，统一天下，华夏衣冠上国。

我坚决反对以汉化化少数民族。但满族是自己汉化得太彻底了，如纳兰性德(1655~1685)乃明珠(1635~1708)之子，有《纳兰词》。

纳兰性德，清初著名大词人，善骑射，好读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能诗善赋，尤工词，虽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且“密迩天子左右，人以为贵近臣无如容若者”，然其词境凄清哀婉，多幽怨之情。著有《侧帽词》、《饮水词》，后人增补，合并为《纳兰词》。

谁说什么我不听，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在什么时候都有忠、奸。是奸，我都不理，不与之打交道，就是骂我也不理。

作奸的有缝就钻，而无不为矣。作奸，自己能不自惭？净做人腿子，哪个又排上班了？

遇事，绝对要造次、颠沛、患难必于是。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如每个人都能“独行其道”，那天下不就“见群龙无首，吉”了？

“元亨利贞”，“贞者，事之干也”，不贞焉能做事？

不是难讲，而是难行。法自然，知天。必知道怎么用智慧。

创业要谋梁子，不可以到处结梁子、树敌。当令必清君侧，非我同类都得除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还尽学为奴？

成形，人就根据你的形状为你命名，如黑道，狐群狗党无所不用其极发财。真是正人君子，人家一看就知。

团体绝对要清清白白，不要有任何污点。必要培养器质，要有清白的人格，不要有任何污物才能做事。染上颜色，叫别人利用完，价值都没了。有颜色，就有是非、好坏。

必要知道有步骤，不是盲目，要学怎么用智慧。人有智而无勇也不能成事。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此乃批评孔子，证明孔子要改制，故孔子有“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叹！

《孟子·滕文公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伏笔配真话，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确有新王之法。《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立新王之法。“有德者，必有言”，立德、立言。

“制礼作乐”，“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功成作乐，此“乐”含“舞”，但必是有德有位者，才能制礼作乐。

羽翼朝廷，不过做点缀品！要重视自己的能，一美就可以遮百丑。出身高，无业游民还装得很像样，哪个人见我不望而生畏、语无伦次？背后骂我，其实是怕我。不是权势，而是人格。

“蒋家江山，陈家党”。王升红得连小蒋都嫉妒，今天没有势力了，却能噤若寒蝉。人想有成就，必得像个人样，绝对不可以缺德。

千万不要染上颜色。做大事业以造就接班人为第一要义。才德兼备，无才，不能为文；缺德，不能领导人。好自为之，三年有成。

权势随势走，力量不可以建立在权势上，要建立在团体上。开始路子怎么走太重要。

子曰：“吾说（悦）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殷后）存焉。”

孔子立“春秋”一朝，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黜夏，此“存三统”。存三统，非通三统。夏、商、周，三统，“忠、质、文”循环用，有参考、有因承，斟酌施之，而后少过。

《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云：“是故三统三王，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是也。”

损益之道，损益以合于时。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令、制度，各适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大一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大一统，大一始也。《春秋》凡元年书“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圣之时者）。”

此为《论语》孔子“从周”时之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 第二十九章

王（w3ng）天下有三重焉，其寡（少）过矣乎？

三重：一、重，音“众”。郑玄注，以为即“三王之礼”，夏商周。二、朱子引吕氏言，说即议礼、制度、考文。三、重，音“崇”，康有为《中庸注》以之为“三重”。

“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每世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以三三为九，“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

但是到了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了，所以此说亦成问题。

三重，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为进化之法，随世运而进化。立新王之法，变通以去其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演化之理，有一定的轨道，不能超度。委曲随时，乃出于拨乱。拨乱反正，“三世必复，九世必复”。“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春秋繁露·俞序》），防未然，思患而预防之。

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征诸庶民，“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不信民弗从，“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故君子之道，本诸（之于）身，征诸庶民，考（考比）诸三王而不缪（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违背），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等）圣人（等量百王）而不惑。

“君子之道，本诸身”，一部《大学》讲修齐治平，即“本诸身”。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是内圣的功夫，非自外求的。“近取诸身”，“天命之谓性”，故能合乎人性，谐乎人情，准乎人度。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审定人情之顺逆，因风俗之沿革，令人人可行。

龚自珍《祀典杂议》云：“方今休隆时，正宜差等百王，考镜群籍，召万灵之祐，锡九流之福。”

三世之法、三统之道各异，但在救时、圣时、权权，以穷变通久。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尽己之性，“与鬼神合 其吉凶”。知人，尽人之性，“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通天下之志”，无疑；“除天下之患”，不惑。通志除患，无疑不惑才能成其伟业。

是故君子动（一举一动）而世为天下道（遵循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诗·大雅·烝民》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易·系辞上传》第八章云：“言天下之至赜（形形色色）而不可恶也”。

“行为世法，言为世则”，立教者，是本乎公理，体乎至仁，循乎定轨，通乎人情之不能逃、物理之所不能外者，故其道必行。

远之则有望（盼望），近之则不厌。《诗》（《周颂·振鹭》）曰：“在彼无恶（厌恶），在此无射（d&，讨厌）。庶几夙夜，以永终誉（美名）。”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早）有誉（美名）于天下者。

“不厌”：一、不讨厌，喜欢之；二、不足，感己有所不足。

“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近悦远来，给人很大的盼望，要修近悦远来的功夫。“及远之明难”（《人物志·八观》称“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及远之明难”），自“近悦远来”修起。

“庶几夙夜”，从早到晚奋斗不息；“永终誉”，保持永久的美名。

自此看怎么做事，做事时都能用上。

#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孔子之大德，其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为其作传，只此十六字。今人写传记却洋洋大观，而不能尽。

此十六字，道尽孔子之德与智，乃孔子一生成就的本源。圣人无常师，法天，法自然。

“祖述尧舜”，以尧、舜为祖宗，示有所本；“宪章文武”，宪，法，作为参考，不否定文、武各代的成就。

《尚书·洪范》是商朝箕子呈给周武王的古之治国大法。以马一浮解释得最好（见《复性书院讲录》），要悟。

“上律天时”，上以天时为律，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朝令夕改，非律；律，是用经验印证的，如潮汐消长。法自然，《大易》之道，近取远取。孔子法天，也是学来的。

“下袭水土”，“袭”，因袭，袭取。明地理，因水土之宜，土利在厚生，“安土，敦乎仁”，“《春秋》，礼义之大宗”，《春秋》之道，尊生，厚生。

郑玄曰：“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

追述孔子何以要树立“尧、舜”这个图腾？《尚书》首“帝典”，二典为《尧典》《舜典》。自《论语》看孔子怎么谈尧、舜，就知其塑造“尧、舜”的深意。

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何以孔子不祖述炎黄？孔子没有抛开人事，祖述尧舜，写书自此写。追孔子何以塑造尧舜，才知我何以要塑造“元”。

我们为什么要“奉元”？奉元，自“元”开始，要脱掉一切包袱，不立偶像。把人事抛开，因为有人事，就有是非、善恶、好恶、形色。

自天地之始、人道之始，目的在“肇始”。元，为万有之母，“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

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隐公元年）。

必达“天德”了，才能“奉元”，从天德到奉元，率性就是“奉元行事”。

止于元，境界高，另辟天地。自一张白纸，自己彩绘。染上颜色，就有是非、好坏。有颜色的抛在一边，否则私心之争太多了。可以自己彩画，“绘事后素”（《论语·八佾》）。

读任何书，都不要受约束，当作肥料，用以灌溉种子——元，等待收成。

《春秋》所谓“因其国以容天下”，要用我们的文化容所有的文化，先把架子拉好了，然后再去充实。做事亦皆根据思想，要贵精不贵多。

尽修破房子不行，熊十力的《乾坤衍》仍是修破房子。我要拿材料盖新房子。如撇去旧观念，拿孔子的东西做参考，绝对是进步的。

不曰“祖元”，曰“奉元”，更为客气！

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帙（覆盖）。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覆、帙、帷、幔，都是遮掩，有何不同？

覆，覆盖；帙，禅帐，不重；帷，在四周；幔，蔽在上。

辟如四时之错（更迭）行（寒来暑往），如日月之代（更迭）明。

四时之行、日月之运，极赞孔子之道，无运不在。

三世，相承而相反；三统，通变而不穷。一世之中条理万千，乃成治法，如百川之纷流。若其大旨，无论治法之相反相悖，要以“仁民爱物”加厚而进化之。

万物并育（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华夏）也。

天地之所以大，乃无所不容，容乃大。

“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就怕自己不是大海水，不能纳百川。

不必嫉妒别人，自己本身足够最为重要！嫉妒别人，既于人无损，于己又焉能有益？



# 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主天下事）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守）也；齐（同“斋”）庄中正，足以有敬（敬事）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别是非）也。

“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耳聪目明，睿智发于心思，“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尚书·洪范》），要用“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易·系辞上传》），而不用刀枪剑戟。

“临”，临事，临天下，主天下事。能聪明睿知，方足以有临。临事的第一个警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必要谨慎小心，遇事不可以有捡便宜的心理。临事作秀，骗人！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人没有体力，就不足以有临。应严格训练自己，过精神生活，时常锻炼自己。

“宽”，《说文》云：“屋宽大也。”舒适。“裕”，优裕，丰衣足食。“温柔”，温和柔顺。“有容”，不器，容乃大。

“发”，发前人所未发；“强”，君子之强；“刚”，无欲；“毅”，弘毅。“执”，持，守。“有执”，执事。

“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论语·卫灵公》），“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敬己，而后人敬之。有敬，方足以敬事。

“文”，典章制度，章法严密；“理”，文之所据，严密的组织与条理。“文理”，在立轨则，据以理事；“密察”，慎其微，思考缜密，周密详究。“有别”，分门别类，别是非、善恶、曲直，不受蒙蔽，使各安其位，各尽其才，一切皆有伦有序。

为政五德：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此为理事之原则，应拳拳服膺。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同“现”）而民莫不敬（敬你的德），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同“悦”）。

“溥”，普；“博”，广，是面；“渊”，深；泉，水源。溥、博、渊，就是由泉来的。

《易·蒙·象》曰：“山下出泉。”“原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离娄下》）。

黄河发源，是由五个小泉眼开始的，虽小却变成大黄河，黄河九曲，东流入海。

根据内地最新发现，黄河的新源头是卡日曲，海拔4830米。卡日曲河由五条涓涓细流汇成，始宽10米，沿途“不辞细流”而成其大，与约古宗列河会合，形成真正可称“黄河”的河道“玛曲”，东流十六公里而入无数水泊构成的“星宿海”，东流而下不复回，归宗大海。（参见《中国评论新闻网》）

“时出之”，俟时而出之，水到渠成。“渊泉”，有深厚的实力，才能以时出之，应时而出，能知时，不失时。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如天之无私，如渊之深厚，故“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

儒家之学，皆实学也，不讲空理。书呆子不能以时出之，往往过与不及，结果一无是处。

是以声名洋溢（广泛传播）乎中国，施（同“迤”，旁及）及蛮貊（m7，夷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同“坠”），凡有血气（身体能量）者，莫不尊（尊之）亲（亲之），故曰配天（与天同庥。庥，音“休”，庇荫）。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出巡，丞相李斯刻石颂德。《琅邪刻石》曰“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乃记天下一统的盛况。《中庸》此言，疑当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应是出自汉儒之手。

“夏，中国之人也”，“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中国是“天下”这个大家庭其中的一员。夏，“内其国，外诸夏”，初步；从夏到诸夏，“内诸夏，外夷狄”；从诸夏到华夏，“入中国，则中国之”，不管你是谁，达到“中”的境界了，就是中国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大一统，大有，大同。

此段即是“中国”。“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是天下一家的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

中国是一个道德的团体，也是人性的团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天命之谓性，人人皆有性，人人皆能率性，按人性做事，则成人性之国，所以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天下一家”，这是中国人的伟大抱负，也是责任之所在。此意境是自《春秋》来的。《春秋》讲“大居正”，《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孟子·滕文公下》）。

“日月所照”，太阳底下都是我的，天的分就是我的分，万物皆备于我，所以每个人都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可以越分、掠夺、独占。人皆有“天职”，即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事业。

圣人，则天之法，行天之道，德与天齐，“天之历数在尔躬”，人如一小宇宙。从天德到奉元，故能配天。美其名曰“配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究其实则为“大同”，大处同，小处不必同。大同一统，元统奉元。

现在全世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要怎样组织训练以达到“华夏”？华夏即《春秋公羊传》所谓“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小大若一”，华夏思想绝对办得到。

《学庸》如好好琢磨，气势绝对不凡，足以奉元。虽无到大同世，但绝对是入德之门。

玩索，玩味、曲求这两步功夫太可怕了！要为己之所当为，不考虑其他。苟苟且且，于己既无补，于人能有益？

必要改变人生来的惰性，要明白“自求多福”的道理，能为子孙谋。好好干，绝对来得及。不必要“迎头赶上”，欲速则不达，会出车祸。人要谨慎小心，遇事不要有捡便宜的心理。天天昏昏聩聩，知为什么而活？你们要用《学庸》充实自己，三年绝对可以改掉自己的惰性。

要懂得怎么用智慧，中国人头脑之致密，如织锦般细致，织工的头脑就是如此致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智周万物，道济天下”，自根上做起，重造中华。中国人有头脑，有“聪明睿智”足以面对一切的变故。“通志除患，胜残去杀；智周道济，天下一家。”

师尊以此作为书院宗旨。《易·系辞上传》第四章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礼记·礼运》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者。”

真是事修而谤兴，国强而毁来！宁可养子叫人骂，也不可以养子叫人吓。我不做一件坏事，骂我，证明你不在一个“格”。

绝不叫下一代有偶像观、再崇拜图腾，人必要有主宰才能站得住，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救了中国。以《学庸》建立自信心，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学慈济做志工，哪儿有苦就舍善，按道而行，他们用董事长做工、副董事长监工，用女弟子俘虏了先生，真是阴险！

台湾佛学，以法鼓山圣严最为成功；佛光山好作秀，排不上位。讲儒学的很惭愧，没有发挥作用。

# 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体），为能经纶（君子以经纶）天下之大经（志在《春秋》），立天下之大本（行在《孝经》），知（赞）天地之化育。

至诚，至善，至圣，至的境界。至诚，则心如明镜，物无不照。

“经纶”，治丝的两种工具。“经纶”在脑中，是无形的。有脑子，即是经之、纶之，“君子以经纶”（《易·屯》）。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为继天奉元之书，天下之大经；《孝经》为报本爱类之书，天下之大本。

汉时纬书《孝经钩命决》，亦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

夫焉有所倚（依倚）？肫肫（zhūn，诚恳貌）其仁，渊渊（静穆貌）其渊，浩浩（广大貌）其天。苟不固（坚定，专一）聪明圣知达天德（好生）者，其孰（谁）能知之？

“肫肫其仁”，仁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渊渊其渊”，如水之渊深，不竭。“浩浩其天”，广博如天，无私。

“聪明圣知达天德者”，“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天德不可为首”（《易·乾》），天德好生，天道尚公；人德尊生，民胞物与。“达天德”，“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愠。一诚天下无难事，至诚可以前知。

应求自己本能上有所建树，社会就是需要而有用，不是靠人际关系。“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求人还不如求己，要将搞人际关系的时间猛学外语。净是求人，顶多一个顾问，有时顾了还不问。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庙上的东西不收钱不可用，我喝茶给五十元，吃饭给饭钱，不只一百元。

做事要实际，家中多少钱，外面有戥子，不必告诉人。使人知，人就估量。见贤思齐，人有美善要扬善，必要有此雅量。

我们要“道济”，不是“慈济”。教他种地的技术，送种地的工具。供一饥，不供百饱。道济天下，先自亚洲做起，然后非洲。

自元开始，脱掉一切的包袱。自一张白纸，自己彩绘。必达天德了，才能奉元。

# 第三十三章

《诗》曰：“衣（y#，穿）锦尚（加）絺（单层罩衫）。”恶（讨厌）其文之著也。

“衣锦尚絺”，《诗经·卫风·硕人》云：“硕人其颀（qí，修长），衣锦褕（jiūng）衣。”《诗经·郑风·丰》云：“裳锦褕裳，衣锦褕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古书疑义》举例“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例”。

锦，是按方格图案做的，不同颜色织出的花纹。金陵（南京旧称）产锦，寸锦寸金。织锦（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过提花、飞纱等织造工艺，织出图案的织物），是中国最高的织造技法。

绣，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刺成花、鸟、图案等，人工的特别贵，如缣丝，其画面的构成，全赖纬线的变化；织出的图案，正反两面皆相同。构图之美，极为传神！

锦衣，代表身份。“絺”，单层棉布衣，雅，素色的。“衣锦尚絺”，锦衣上加罩袍，不喜文采完全显露在外，“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

昔日无论什么地位，穿锦衣外面必加布罩衫，“恶其文之著也”，喻有德也不显露，无伐善。中国文化不尚作秀。

《中庸》讲贵德贱货、衣锦尚絺，将财货看轻了，方足以修德。《论语》则讲“文没在兹”的精神。知此，就有责任感。

故君子之道，暗然（不明显，不表现过火）而日章（章明、显著）；小人之道，的（d#，明白显然）然（众目所聚）而日亡（消失）。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足），简而文（不失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读为“凡”，通用字）之自（“目”），知微之显（著），可与（y&，许）入德矣。

“日章”，“章”，音、十，音为音乐、十为数之终，合为音乐完成，《说文》云：“乐竟为一章。”本义：音乐的一曲。引申义：章法、章程、规章、奏章、章服、文章。成事成文为章。“下学上达”（《论语·宪问》），“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淡而不厌”，“君子淡以成”（《礼记·表记》），平淡不足。

“简而文”，文，经纬天地；简，可以御繁，“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温而理”，温但合于理，不作伪。

此章字改很多，但意义特别深，层次分明，可知怎么做事，是成方子。但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要好学深思，深通其意者推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知远之近，知凡之目，知微之显，可与入德”，此为做事的方法。“知远之近”，因一端而博贯之；“知凡之目”，凡例纲目，有伦有序，不可以本末倒置。理事有层次，得其大凡，知其细目。理事有层次，一步一步做。大小事一样，一层一层来。

任何事，按其层次，分层负责，不可一次独揽，按步骤行事才滴水不漏。如剥竹笋，一层一层地剥，最后才进入核心。一个接一个，渐次演进，延续下来。

必懂得层次是演进的，演变必细看，放诸四海而皆准。事情是演变的，用公式演，灵活运用。入手、经过、结果，皆一贯的。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己往外推，由微之著，由隐之显，则达显现之德，好坏自有公论。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事做得百姓满意了，则与天地参矣！必要好好读《学庸》。

政术随着环境变，“大学生一点常识都没有”，双关语。

事，非讲理论，得行，必要同心协力。没教明白，白扯！就做，不必说，成败由别人说，嘴如守不住，绝对成不了大事。做事该用哪种人，就用哪种人。

台人就欺善怕恶，民族劣根性。就我对你们说真话，但仍保留十分之八。

认识自己，在这环境中要怎么做？在台有台的办法，何以不亲祖国？亲日拒美，但日本亦瞧不起你，达到政治勒索目的，就结束了。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李白《越中览古》），义士其实已非义士，朝代已经改变了。

台湾问题多得多！一头牛赔五万，但本钱就六万多！金门未处理完，台南善化又起。

1999年，金门县之黄牛检出口蹄疫O型病毒后，随即追踪牛可能去向，也扑杀了台南县及云林县尚未出现临床症状的可能感染或带原牛。

今天的台湾人，还懂得四十年前台湾之苦？如懂，就知道修俭德了。看司马光《训俭示康》，自己能享受而不享受，俭；该给人而不给，吝。人可以有俭德，但不可以有吝德。

今天台湾人不懂得有中国风，懂得为人之道？根本连常识都没有。必要有高的修养，懂得责任，对个人、家庭、社会甚至人类负责。

人的品与格，有上、中、下之不同，皆在乎自己。懂得短处了，必要脚踏实地做。对某事可以失望，但对整体事不可以绝望。



我不想与世俗争短长，也不想找是非，有守。中国由亡国的边缘到今天没有敌人蹂躏，不易！百余年作为外国文化的实验场，结果无一不失败。两岸问题乃是癣疥之疾，是打断骨头仍连着筋。

现在要用什么手段达到世界和平？有人提议裁军，但有此一可能？此因人的知识领域，所见乃不同。应使人人都懂得用良知，即率性。

今天第一要义即恢复人品，一民族之兴衰系于文化。应教每个人懂得“率性之谓道”，此为吾人的责任。要唤醒人性的良知，此为吾人奋斗的目标。

“率性”，就是奉“元”行事，要“联”与“均”，均是政术，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必得平均。联（比辅）与均（天均）是自良知来的，得会“率性”，因为性生万法，能够应付一切。

要深思熟虑地想问题。如笨，那就多经几个层次，最后归元。多思多虑，多经几个层次也会得结论。要天天训练自己。聪明者则直探根源，一针见血。

科索沃事件，空袭完，俄国马上进军，两德事件又重演。

由于南联盟政府——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对科索沃境内的阿族穆民实行种族歧视政策，阿尔巴尼亚人组织了科索沃解放军，争取独立。而视科索沃地区为塞族发源圣地的南联盟政府则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国家，亦反对北约与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内政或侵犯其国家主权，谈判破裂，在1999年3月23日的最后通牒时效过后，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告终止外交努力，开始对南联实施空中攻击，战争从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最后北约派兵介入，叶利钦亦乘势先进驻机场。内战结束，随后科索沃独立问题也变成美国和俄国间的角力战。

叶利钦（1931~2007）用险招，走到前头去，这一棋子一摆上，美国梦想（维和部队）完全破坏。哥俩好，两下管。

叶利钦懂得捷足先登。做事应自己主动，看谁的脑子是大哥。搭上门，有事就得谈谈，谁有办法谁是老大。第一步怎么走？如俄国捷足先登这个问题都不懂，焉能有头脑？

没有常识，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连短视都没有。什么事都有启示，读什么书有用？

俄国横跨欧、亚二洲，受亚洲的空气，有点脑子。美国就光知道打人，不知道会挨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一小孩拿着弹弓”，什么事都要有几层的准备。一问题必经过几个步骤，最后得到什么？最后来的结尾了。几经变换，小孩得了。有志，要时至而不失之。懂得道理了，应知怎么去做。不在乎先走后走，而在于时至而不失之。小孩时至了，带个鸟回去。

必有智才能应变，有应变之智。你们记住很多问题，但是不会融会贯通。

对俄国的举动，美国错愕，因忘了后面有黄雀、小孩。做一事，得设几个防，一个防一个步骤。如何名利双收、如何得民心，能够发而皆中节吗？“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事在人为，不在先后，就看你得什么，用什么方法得到“既仁且智”？做事必有结局，在结局时要捷足先登。做小孩，表现

好则既仁且智。

做事必经过几个步骤：螳螂、雀、小孩。结尾：既仁且智，都不赔本，得雀送动物园。

台湾的教育失败，许多人一出手就“小儿科”。“若有用时，自找上门来”，看一件事就可以得很多的启示。我早有步骤，在台五十年受苦，绝不白过，精神上应该有所满足。

狡兔犹有三窟。不许人对人，要以团体对团体。先检讨何以没有成就，检讨就是成功之母。《易》为悔吝之书，不检讨怎么能知“无大过”？一个卦就可以解决。好好想，到时得自己应变。好好养头脑，不必急，时至而不失之。

要练达，嗜欲浅，天机才深，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没有难处，你们什么都知，就是守不住。人的嗜欲能停住，最难！

层次，都没有空话；深思，完全用得上。所讲的故事都有深意，领悟了，就用得上。

学文史哲的要拿做事的成果给人看。任何事无不有结束，开始吃亏，结束要怎么插手？

看叶利钦，美国没有想到，怎么当大国？看最近中俄关系如何。必要有“乘势”的智慧，情势变了就“随势”。表现愈多，有深度的看不起你。人家肯定，还用你自己说好说坏？

方案先列好，届时用上哪一个，要早作准备。有备不患，用不上岂不更好？会谈恋爱，就会治国。

《学庸》必深玩味，对建设和平社会很有帮助。

《诗》（《小雅·正月》）云：“潜（隐）虽伏（不见）矣，亦孔（大）之昭（明）。”故君子内省不疚（愧疚），无恶于志（初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慎独）乎？

“潜”，虽伏而不见，但终大明。由微之显，“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志”，心之所主，与生俱来的，士尚志。初志，即你们刚考上大学时，睡不着觉，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但到社会，油条了，就否定当初所立的初志而从人了。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岂是摆着给人看的？要慎独，由隐之显，由微之著。

《诗》（《大雅·抑》）云：“相（看）在尔（你）室，尚不愧于屋漏。”

古代室内之神：西北角为漏神，西南角为奥神，东北角为窻（y!）神，东南角为窻（y2o）神，中间为中霤（li&）神，位尊。

《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奥神与漏神，是两个看不见的管家，但没有实权。灶神，主管日常饮食，位低但是有实权。

“不愧于屋漏”，漏神知，因为“诚于中，形于外”。连漏神都不讲他的不对，因为他循规蹈矩。

故君子不动而敬（敬事），不言而信（有信德）。

素行良，“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待言动，就看你素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论语·阳货》）读书在改变器质，修德，“望之俨然”，有威仪；“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励）”（《论语·子张》），说造就人的话。

你们要养成说话的习惯，不说话不行，否则无法担当大事。

不懂孝道，天下永不能平，人人亲其亲而天下平。领导人必须笃笃实实，不懈于位，天下才能平，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学庸》必须纯熟，我常用。必得精，惟精惟一。

你们最不会想问题。“人之为道”，都想要面子，愈弄愈僵。傩（nu5）夫（迎神赛会，戴面具以乐舞驱逐疫鬼）就要面子，拼命为他们做面具就好了。

自己必得能行，光讲不行。二十二岁杀人，唯一死刑，谁来负责？“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特别不易，为仁，行仁，实行仁。克制自己的欲，欲壑难填，人欲的深沟最难以填平。

我四十岁时，二战结束，“满洲国”覆灭；来台时，四十二岁。三十六岁开始，即一人过活，要做事，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满洲”出产的东西都要给日本。

欲壑难填，所以要下“克”的功夫。欲壑怎么克？“率性之谓道”，顺着人性，即本良知去做事。

遇事要反躬自省，不违背人性。做不合理事时，要以人伦克制自己的欲，引起良知，想想儿女、兄弟……可以马上停止不合道德的行为。遇事，要唤醒良知，用伦常、人伦一常，如火遇水浇。伦常就是礼，发邪念，伦常观马上在良知上降低你的欲念。

用严刑峻法都是错误的，一如裁军并无法换取和平。我们的教育，有让小孩懂得人伦？应尽化育之工，光讲，未必有效。

在一个团体当秘书长，没有发挥力量，完全是助人为恶！讲一套，不能做一套，有什么用？为仁，是行，并不是讲。良知，就是率性。有一东西存在，顺着即率。

克己复礼，礼为性之用，回到礼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视，如电视、电脑、电影等影响不可忽视；听，如CD、音乐对青年影响太大。言、动，多半因视、听的影响，而形之于言、动。

现代人牺牲的精神太少了，为人师、为人母的应该注意。

昔日女子虽弱，但是为母则强。母鸡护小鸡，就是慈的表现。今天为人父母的忘了慈，如真有慈的观念，焉敢随意离婚？应使孩子完整。离婚，自己不吃亏，儿女可亏大了！

中国的思想就建树在人性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

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中国人活时就是为了仁，任仁，一辈子要做好事。

不称“事元”，曰“奉元”，乃表示要奉元之道行事。同学要做书院的“任远董事”，任重而道远，俾予责任。要练达做事，把台湾变成一个化育之岛，指正政客的错误，要有自己的做法。

人可以有信仰，但是不可以迷。台湾宗教真是一劫，浪费多少钱修庙，何不用在正当用途上面？今天和尚什么都不缺，连儿子都有了。

直心就是道场，就是要修庙，也要修没钱人来的庙，绝不欢迎有钱的居士。就是一分钱，也应用在有用之处。既然有钱修庙，何不凑钱修焚化炉？在台北有一足以为人法的行为？最可怜的则是善良的老百姓！在台身受其害者何以还不敢说一句真话？陈立夫（1900~2001，成立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造的孽多，连阎王爷都不敢找他。

唯有人性、良知、人伦，可以克制自己的邪念。是人，就要有人的行为。上天造物是何等善良！天命就是性，要尽物之性。有人性的存在，应好好改变自己。用物之性唤起人性，因为是“元胞”，故能尽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

父始母生，都是自元来的。物各有性，类万物之情。天命就是性，蚂蚁亦能尽其性，表现其慈与爱，觅食时更表现其群德。蚂蚁搬家，就要下大雨了，嘴中叼蛋，蛋为其子孙。今天的人连蚂蚁都比不上，懂得慈、爱、食、天象？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性，完全完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今人则连“几希”都没了！人心已死，如何唤醒人性？讲学犹如戏子唱戏，今天有几个家像家？一念之差，一生就毁了！

遇事要追根究底，问何以如此？中国人立教以仁，仁者爱人，最后无不爱。

慈，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就是牺牲。现在小家庭的悲哀！应自复性开始。马一浮抗战时在四川成立复性书院，抗战胜利后其弟子在杭州修复性书院。我做事达到目的就够，不讲究排场。

今天台湾的一切，是自不能“齐家”造成的。要以“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仁以为己任”，任仁，一辈子行善。许多人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造成多少人人生的缺憾，岂不是完全系于一念之间？

知道“率性之谓道”者为先觉，先觉要觉后觉；“修道之谓教”，是教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人不可以离开人性，离开乃因为习，“习相远”也。何以要修西门町，使男女孩都没有个人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性，都一样；独，不一样。唯我独尊，“性相近，习相远”。宋儒对“独”讲得乱七八糟！自小动物体悟天道，“天之历数在尔躬（身）”。人千万不要违背自然。多看《春秋繁露》谈天人处。

杭辛斋有三个未竟之志，要接着做，不要抢旗夺号，欺师灭祖。

杭辛斋（1869~1924），名慎修，又名凤元，别字一苇，海宁长安镇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

县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次年入北京国子监。后考入同文馆，弃科举，习新学。二十三年（1897年）到天津，次年与严复、夏曾佑等创办我国第一张民办报纸《国闻报》，鼓吹变法维新。曾上书光绪帝，条陈变法自强，两次被密旨召见，并赐“言满天下”象牙章。杭辛斋曾组织《周易》学术研究会，名“研几学社”，在学社曾任《周易》主讲，著有《杭氏易学七种》。《辛斋易学·学易笔谈》卷一页四十二谓：“吾辈丁兹世运绝续之交，守先待后，责无旁贷，亟宜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庶五千年神秘之钥可得而开，兴神物以前民用，这些绝非孔夫子欺人的话。”

看《辛斋易学》，先自《正辞篇》（《辛斋易学》下《易楔》卷六）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看，必须持之以恒地看。

同学要快快努力，台湾文化太低了！我将同学分为四代（指入学年代）：1971年前的，长老；1971年至1980年，为老；1981年至1990年，为壮；奉元开始，为青。以“宁缺毋滥”为原则。

我写“元”，正视元。注意蚂蚁、虫子，它们不作伪。要懂得怎么去用心。

如无董仲舒、何休，那《公羊学》要怎么讲？意境之高，作为大纲，要自董学求。“为往圣继绝学”是每一位学人的责任。

《大学》就要学大，唯天为大。大学，天学；学天，法天。怎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大学》与《中庸》互为表里，所以“在明明德”。

不称“元学”，因为元学不如“学元”，但是学元又嫌土气。不是“《易》学”，是“学《易》”，较为恳切，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怎么深思？元学，与自己无关，应学元。学元，即事元，但比不上奉元。《春秋》称“奉元”，奉元行事，是元教的实行者。自此深入，才知道要如何导民成俗。人的品德比不上蚂蚁，蚂蚁未失其“本然之善”。孔子的东西，每经过一次反对，却是更为深入一层。

杭州西湖的灵隐寺，传说济颠和尚（1133~1209，济公活佛，人称“济公”，或“济癫”或“济癫僧”）在此出家。

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距今已有1670多年历史。地处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山奇峰秀。灵隐寺自创建以来，历经十余次毁坏和重建。两次大规模整修，是在1956年和1975年。在“文革”期间，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们曾经极力保护寺院文物和建筑免受群众的破坏。周恩来总理曾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关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但仍不免有部分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今天修复的古迹，已无往昔的敦厚。“文革”时，仍有肯吃苦的真和尚。

台湾什么都败坏到极点！现正在“正风”的时代，所以批评东、批评西。因为要拨乱反正，并不是喊口号，所以必要懂得什么是“正”。

“明德”是什么？何以“学大”的第一件事是“在明明德”？要经常温习，真明白要深入地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定、静、安、虑、得”这几步功夫，比禅宗的“戒、定、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坛经》，是中国思想的产物。

《六祖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经典，禅宗奠基之作，对唐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的思想与智慧，足以包容外来的思想，不排斥而且要吸收外来文化。

要好好学英文，作为吸收外来文化的工具。你们何不做现代的玄奘？

玄奘（602~664），629年他由长安私发，冒险前往天竺，即今天印度。他在异常险恶困苦的条件下，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抵达天竺。643年载誉启程回国，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带回中国，并展开翻译佛经事业。

奉元，要还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不要钦定（如《钦定四库全书》）、正义（如《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官书），要“学校钦定之枉，道正率性之元”。

“得”字有深义，老子特别重视“得”，得一。“求仁得仁”，求什么得什么，因为“万物皆备于我”，都为你准备好了，你能得多少？

“无入而不自得”，无论到什么环境没有不能自得，绝不入宝山而空回，何等境界！得，那也要看是得些什么，你自己有多少“得”的智慧？

人生五十才开始，确实如此。开始做，得代表你自己，人没到五十岁能够成熟？前面是作为准备期。现在活到八十岁已非古来稀！

要按计划读书，必须有系统。每天读两个小时，持之以恒。做事必要用脑子考虑。

王弼（226~249）释《易》，将道家与《易》融在一起。程颐（1033~1107）亦以其思想释《易》。朱熹（1130~1200）自称“本义”（《周易本义》），否定一切。《乾坤衍》为熊十力的思想。

“王肃（195~256）曰”、“郑康成（郑玄，127~200）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称“夏学”，亦可与外来思想相互融通。

“为往圣继绝学”，真继绝学了，二十年亦可成家，做学问必要持之以恒。中国学问应承的学太多了，没有一件不是绝学，连作挽联在内，曾、左的挽联是一绝，开湖南之风气。

填词有词谱，如可以找几百首《菩萨蛮》读熟了，就会填词。

《菩萨蛮》，词牌名。双调四十四字，上下阕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上阕后二句与下阕后二句字数、平仄相同。上下阕末句都可改用律句“平平仄仄平”。

李白：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周邦彦：银河宛转三千曲，浴凫飞鹭澄波绿。何处是归舟，夕阳江上楼。○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

李清照：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角声催晓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

李煜：铜簧韵脆锵寒竹，新声慢奏移纤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纳兰性德：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欹枕数秋天，蟾蜍下早弦。○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学什么，都有一定的方式。必须立志，发愤，三年绝对小成。

要将生活趣味化，人生才可爱。我散步也想，焚香、煮茗亦想。博固然好，但不如精一。

不读《春秋》，哪知“中国”是什么，怎知“孔子之志”？

有用，必得在生活用得上，才是实学。要自根上，亦即人性唤起，中国伦常之教的重要在此。

《诗》（《商颂·烈祖》）曰：“奏（进）假（g9，至）无言（默化潜移），时（是）靡（无）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劝勉），不怒而民威（畏）于昧钺（f\$ yu-，古代兵器，喻有威仪）。

人无言便是德，无言就不起纷争。

“君子不重则不威”，“望之俨然”，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是心悦诚服。

《诗》（《商颂·烈祖》）曰：“不（同‘丕’，大也）显惟德（大显己德）！百辟（b#，诸侯）其刑（同‘型’，见贤思齐）之。”是故，君子（公务员）笃（敬己）恭（不懈于位）而天下平。

大显己德，不必作秀。君子所怀的是型，大家都以你为“型”了，能不向你学习？文天祥《正气歌》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乃千古绝唱。

笃，敬己以笃，诚笃、笃实，内圣；恭，处事以恭，不懈于位，外王。“笃恭”二字解释了《中庸》，如人人都能如此，不起纷争，就家齐、国治、天下平了。一切皆在行，而不在言。

《诗》（《大雅·皇矣》）云：“予怀明德，不大声（声音）以色（形形色色，指表情）。 ”

“我怀明德”，不必再装腔作势。自“明德”入手，不大声以色。管理天下事，不是以声、色。

“明德”是什么？自《易》看明德的意境多美！“大明终始”，其笔法与《春秋》“大一统”、“大居正”同。《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个“在”字，即绝不含糊。看《读经示要》中熊夫子是怎么讲的。明德，是终始之德，自此可见《大学》的重要性。

在明明德，即在报恩，所以终始即是生生。万物终而复始，生生不息，宇宙之所以有价值与意义在此。物产，今年吃完，明年又生，生生不息。学大，大之德第一个在明明德。第一步要懂得感恩，要报恩，有祖师庙供祖师爷，是在报恩。使旧东西变成新玩意儿，生生不息。明明德，明天地之间“生生不息之德”于天下，乃为人之第一要义，对今天之种种享受怀抱感恩的心。

教书，必当以明德化普天下人皆明其德，使普天下人皆光明。“在新民”，自觉觉人，作新民。

“在止于至善”，人皆想至善，没有一定的境界。什么人最缺德？就是破坏至善者。人的一举一动没有不想求至善的，不要破坏人家至善的愿望，其动机是圣洁、至善的，破坏即代表缺德，一叶落而知秋，一举一动即告诉人你为人的卑鄙。

慎独，察微，不助人为恶，本身必要克己复礼。

今天在台，天天大声以色。声色化民是末，那什么是本？没有实际对症，那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必要彻底地想。

《大学》与《中庸》相表里，《中庸》又与《易经》相表里，此与乾、坤二卦有关。

我在台干五十年，在此读过一年书的有六千多人，中学老师有五千多人，但在台有影响力？找不出一有成就者。林清江还不错。

林清江（1940—1999），台湾知名教育学者，著有《教育社会学》等多部著作，终身投入教育工作，是台湾教育改革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张学良过生日，把墓修在夏威夷，落荒了！其家在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4年皇太极封沈阳为“盛京”）小南门边。我家在外边（现沈阳市和平区小河沿）。我与张曾部分受教于同一老师，沈梦九教我们古文。英国人在此修一医科大学（私立辽宁医学院，前身为盛京医科大学，1882年由英国教会建立，1948年11月并入中国医科大学），孝庄文皇后的娘家亦在此。有一部最好、最完整的《四库全书》，送回龙兴之地（沈阳故宫文溯阁珍藏，1966年10月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尸首不见。

1928年6月4日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三孔桥时，火车被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学良欲为父报仇，“东北易帜”唯一的条件是“打日本”；结果，老蒋说话不算数，张心中不舒服。



“东北易帜”，是指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历史事件，中国得以形式统一。两日后，依照先前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命张学良为东北军政领袖。

那时，北方人（齐鲁、豫、冀）为张作霖修一陵，仿清太宗陵（皇太极，1592~1643，昭陵，位于沈阳城北约十华里，也称北陵），具体而微，不敢称陵，乃称“元帅林”（1929年5月动工兴建。位于辽宁省东部抚顺市东北部，地处大伙房水库东北岸）。

张将西安许多雕刻运至“元帅林”，后变成博物馆，并未将张作霖归葬。

元帅林，在抚顺东35公里，现为国家森林公园。园内陈设有明清两代的石刻艺术品和影壁浮雕数十件，雕工精巧，造型生动，不远处还留有罕王行宫遗址等古迹，使公园成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兼存的森林旅游胜地。附近的萨尔浒山也是著名的游览地，山上有金代古城遗址、乾隆为纪念萨尔浒山战役而立的石碑等多处文物古迹，与公园的景致相互映衬。

“九·一八事变”时，张小六子（以大排行言）正陪英使听戏。

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作为借口，占领沈阳。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张作霖未及入葬“元帅林”，东北即“独立”（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张乃回不去，退入关内。

老蒋坐镇西安（1936年12月4日），想直捣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2月12日，又称双十二事变），周恩来斡旋调停。周恩来是一奇才，有威仪，有口才，在沈阳读小学。张在天津时，两人有来往。

专制帝王时代过去了，研究历史的应研究：近代至民国，为民谋福的有几人？近百年中何以无一人有成就？如得出结论，始知未来应走的方向。

怎么治民才是本？研究活问题。必有毛病，因为无病不死人，要知道乱源之所在，才能拨乱反正。先认识中国的乱源，再看看人类的乱源在哪里。

我年轻时特别好动，几乎每出戏都跑过龙套。现在加强训练，是在使你们的脑子起沫。书必须读得精，而不是多。同样一件事，我的看法和你们绝对不一样。

人因为环境不同，入手处亦不同。要怎么下手？此乃实际的。

明德，终始之德，生生不息。为天地立心，复。“我怀明德”，“我怀终始之道”，终始，终而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六变，代表所有的变。时乘，是术。没有终始之道，就没有六位。“六位”，六变，时时变，处处变。天地人，始、壮、究。

既“时成”了，就得“时乘”。龙，还代表德。“时乘六龙以御天”。有“时”，没能“乘”，只能并行，跟着人家走。唯有“时乘”，才能控制马的快慢左右，完全是用膝盖的功夫，马受过训知道。昭陵六骏（唐太宗心爱的六匹战马）绝对是受过训的骏马。人训马，人得先会变，马才听你的。

必应整体之变，了解全局。“天下（易简）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系辞上传》）。多少用点心机，遇事要多观察。

讲思想，一家之言，可以有百家争鸣。郑康成遍注群经，但王弼一出，即取而代之。可见是在于有人接受与否，不被接受就落伍了。读书，不要盲从，要想。

“时乘六龙以御天”，“时乘”所有的变来御天下事。乘，你在一切变之上。现在时时变，三十分钟都可以决定人的终生。“时乘”，连眼睛都不敢闭。不怕变，且要骑在变上，才能支配这个变。不乘，就不能支配。御，驾驭。

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不能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但是看不懂，所以半点也用不上。

我深入印证，对付敌人，绝不用敌人的思维，教他永远摸不到。

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声色化民），末也。”

不用声音、气味、表情，装神弄鬼，不神化自己以化民。而是用计、策、谋、韬、略、猷，精诚所至，金石为之开。

神明之至，民自化之。如没有作用，“化”都没了！要以“文”化世，所以要“学文”，文之重要可见一斑！

无论美国怎么扯后腿，必要自己想出办法，不能看轻自己。但绝不是具有声有味者所能想出的。

祖宗留下了多少宝贵的矿产，要去发掘并加以利用。

《诗》（《大雅·烝民》）曰：“德輶（y5u，轻也）如毛。”毛犹有伦（类）；“上天之载（事），无声无臭（气味）。”（《诗·大雅·文王》）至矣！

“以德化民”，就像风吹毛那样容易！但是毛犹有不同的毛。有类、有伦，即着形着相，仍然有问题。

德轻如毛，毛犹有类，然德不分类，行善德，人人皆能行之，“我欲德，斯德至矣”，人人能行。

孔子是至圣，你修成也是至圣，圣人不是固定的。

“上天之事，无声无臭”，色相有形态，无形态是策、略、谋、计、术，是办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无声无臭。无声无臭才能到最高境界，化民不着形迹。“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以时乘之术，则无声无臭。

“至矣”，至于天。《说文》云：“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无间有际，没有距离，只有际。

“诚者，天之道”，至诚。《中庸》始于诚，终于至，至于天，天人合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诚”，为宇宙之体；“诚之”，为人事之用，体能生用，即用显体，故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诚无物”，无一欺人之言，贵乎能行，行特别难。不要听人说就相信了，要慎思。

我如当政，富人绝不必想活。我到哪儿，没有人喜欢，不在乎！

天下事自有公论，我写《恶僧传》，没骂的三个（印顺、圣严、证严），皆列入《天下》杂志《台湾二百人物》中。

和尚，天天合上，万恶透了！女孩子要少上和尚庙。

“元者，善之长也”，至，元也。止于至善，止于元，止于一，正，性命。奉元，必止于元。

奉元书院掌门的必北大的，学术才有本源。

变一为元，止于元的境界更高，与止于正不同。元，为一切（万有）之母。止于元，另辟天地，以过去的作为堆肥，用以灌溉种子——元。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御天”，御天下事。“六位”，是固定的；“终始”，由第七爻开始，七日来复，一阳生，一元复始。中国特别重视“七”，“七”与“九”，皆极其重要。

“蒙以养正”，正，乃是与生俱来的。正，性命也，“天命之谓性”，绝不把性命丢一点，止于性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以“保合太和”养性命。“止于至善”，达到太平，“万国咸宁”。人必懂得“知止”，知自己要止于什么境界。

要下定、静、安、虑、得的功夫。

定，不见异，就不思迁。

静，谈何容易？昔日以水为鉴，静的水，如静下来，浑的东西亦可以成器。如镜的功用，可以鉴物，迎而不将，不留痕迹，既无主观，亦无偏见。静，则社会事务一看就清楚，不跟人乱跑。静的功夫，宁静以致远。

安，不论造次、颠沛、患难，皆必于是，永远不变，素什么环境行什么环境。

虑，虑深通敏，“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得经过“定、静、安”，且“虑”得深了，才能达“敏”。

得，得一，得元，无入而不自得，皆自得也。

韩非、商君都没有这五步功夫，可见修为可是不简单的！如自己都彷徨不知，遑论能够领导别人？

戒杀与戒食肉，是两回事。吃素，行为却是男盗女娼，应是心即佛、心即道场。一个“人”还叫人骂？是骂畜牲，枉披人衣。“无忝尔所生”（《诗·小雅·小宛》），人活着，就是不能侮辱了自己生身父母。

做学问，不自欺才有得，修什么得什么，求仁得仁，求一得一，“万物皆备于我”，要求自己之自得。必求真知，绝不可以自欺，要使人从内心里怕你的脑子。

读中国东西，如像读佛经般地细心，可以得更多更高之启示。中国人的思想境界特别高，但自汉朝以后就没有思想家了。应世得有智慧，不招无妄之灾。

要用诸子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子书必要下功夫，因其为用世之捷径，但前提是必守住做人之大本。

《论语》、《大学》、《中庸》到底讲什么？指“要旨”而言，应二言即可概括。《论语》“任仁”，求仁得仁，是步骤、方法，孔子思想要求人类任仁。《大学》“亲亲”而天下平，孝父母。《中庸》“笃恭”而天下平，恭，敬事，诚笃地素位而行。要点明白，一点就明白。

《学庸》学怎么用事，于你们做事特别有用。《大学》古本，看王阳明的书。应给中国思想另开格局，拟内圣外王的本和用，内圣修己、外王治事，术德兼备。

中国讲自然，即无为，如加上人工就糟。道家，老子有一套功夫。程朱，一个学派，但二人绝对不同。

今天一切都应“之始”，《春秋》重始，元者，“造起天地，天地之始”，要另辟天地，必得下功夫。不要与俗人争短长，把宝贵的东西都浪费了！有志，加上知止，才能成事。时很重要，要能时至而不失之。许多事都有一定的步骤。

唯有沟通好两岸文化，此有道亦有术。我用名牌，北大的，此乃术也。遵道而行，但不能没有方法，先天、后天条件都是。就统而言，至少是正统。

静的功夫特别重要，如鉴，迎而不将，谁来照谁，不留痕迹。应世之道，重要之术在“迎而不将”。我不老，常吃青菜、豆子、蛋、奶。

别人骂，“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正因为你影响他了！是“严师出高徒”（《礼记·学记》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不是名师出高徒。

你们不会用脑，风俗很有关系，耳濡目染，习以为常。

“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以爱心协助弱小民族发展。做事不可以净是投机，要脚踏实地，拿出真玩意儿。

我们是道济，不是慈济，是救人的生命、灵魂，不是救肉体。

不必听是非，就听余音，喊“舅老爷来了！”真明白一句，都能成事。做事不要有一点私心，谁能谁做，必“有德者居之”。做事不要一开始目标就错了，一有“私”就坏了！证严的相有慈相。

“为人君止于仁”，中间要经过几个过程？知止，将来能否止于至善？可能还是至凶。想从“知止”往前走，其间之历程如何？如无通盘计划，遇事怎能不乱？搞政治，得有绝顶的智慧。有心，则绝对与一般人不同。

诸葛亮与姜子牙的境界不同，即使是行险侥幸，有魄力亦得有智慧。人要没志，混容易；有志，太危险了！中国的智慧无边，就看你能不能用上。光有贪心，没有修养与步骤能够成功？没有志焉能成事？我冷眼旁观。

“为往圣继绝学”谈何容易！无才智如董仲舒、何休，那要如何继？不过尽责使学统没断罢了！董、何之后有成就者少。

任何事业，无德绝对失败。知止而后有定，没有那么简单。多少国君刚登台时都想当尧、舜之君，最后却成为幽、厉。可见其历程太可怕了！“知止”以后，结果未必“止于至善”，其间之历程最为重要！必有通盘计划地做一件事，有步骤。

偶发事件应有应事智慧。知止而没有智慧者，比比皆是，没有知识。都是唱戏，就怎么唱法也要有智慧。要懂得道理，不可以天天抱瞎猫碰死耗子的心理，不学无术根本不懂得怎么一回事。

知止了，得有通盘计划达到那个止。知止，而后定、静、安、虑、得，自得了，才能止于至善。得“了”，一音之轻重，结果判然有别。

人最后承认你孝，中间得承受多少麻烦？成德，得经过百般试探。哪家毁，多半毁在媳妇的身上。

《学庸》并非大同世的书，但是大同世得先“内其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有志，画一个表，一步步按正路走。遇到岔路，要用奇策应突变。

台湾无人有“修”的功夫，应重视本身事怎么做。如就只是想打倒别人，结果别人没倒，自己却倒了。

先检讨错误，再谈其他。明白，才能深思熟虑。遇突变，得有奇策奇招，平常得有此修养，要练达。

四平战役，战后马路看不到一块土，在尸体上行走，原本感到麻，久而久之也没感觉了。用汽油烧

尸，气味真是不能形容，几天才烧完。战争死这么多人！

自古征战几人还？多读李华《吊古战场文》，人当不思战，不想战，不要战。要息争、止战。

解决问题，必坐下来谈，好战斗狠皆血气之勇，头脑简单。什么事都用暴力解决，能够解决问题？要用理智，要善用智慧。

不要尽做书呆子。越是遇到特殊环境，越是要沉着、冷静，沉得住气才能应变。

克林顿主动发动战争，目的何在？军事、外交都在一件事上并用了，一鱼两吃。克在卸任前，还会做一两件突出的事，为什么？从事实了解，才知怎么做事。克想用奇功，遮掩他的绯闻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连任成功后，发生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一宗桃色丑闻）；用武力捍卫其国家利益，到马其顿（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显现他是上帝的儿女。人做一辈子的坏事，临死之前也想做一件好事，否则死后的碑文岂不都是坏事？

我好、坏事都教你们了！一样的书，就看你怎么用了，如不龟（同“皴”，冻裂）手之药方，可用以医病、谋生，亦可用来建功立业、封王拜相，治国平天下。

不在早晚，而在适时，正是时候，不在捷足先登。先去者，“龙门点额回”（酈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云“鱣鲋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大禹治水有“龙门”，黄河鲤鱼中头上有红点的最贵。如没有方，就只有点额回了。

办事与旅游，是两回事。做事之所以会雷声大、雨点小，乃因为没有把握住要点。事得有人去做，牌子并不值钱，做事得把握住要点。今天可是天天要新玩意儿，太旧必然垮。

你们未做事就有成见，焉能“迎而不将”？有不成功的经验，要好好检讨。冷眼旁观，坐山看虎斗，可以吸收前人的经验，以前十年作为借鉴，再十年就解决问题了。要将前人的失败都改正过来，然后再出发。

外交是突变的，反应慢怎么解决问题？每一问题发生，必要实际去想，此为真学问。

人能恒其德，太难了！不是某一件事没达到就失败了，必要有意志力。

不静，就不能为鉴，因为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沉下去。人将欲降到底，此即是“潜”的功夫，沉淀下来了，由浑水可以成清水，中间即静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则永不能成德，又如何安？又如何造次、颠沛之中都能不变？遇事，不要冲动，要下沉潜的功夫。

客观，就能由安而虑，虑深而通敏。儒家“定、静、安、虑、得”这五步功夫，实比佛家的“戒、定、慧”深太多了。宋儒以禅宗解经，实在太糟蹋了！

既是“万物皆备于我”，那就都可以选择，有选择权，是“自得”的，一个“自”字有多大的深意！佛讲“观自在”，人人要能自在，人人就成佛。佛，心外无别佛；儒，性外无别道。

浙江海宁出大师：王国维、杭辛斋。做学问必要有真功夫，不可以光靠聪明智慧。

戊戌维新靠“幸进”（康有为急功，得罪诸老臣，遭反弹），整个失败，还牺牲许多人（谭嗣同成仁，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光绪帝从此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不过历时一百零三天，故称“百日维新”。

读书必要有修养的力量！小，居下风，得“以小事大”，是“畏天者”的境界。好好筹算，在乎有无捷足先登的企划与预算。抓住入口处。晓以大仁大义，要在法理上都站得住，要虑深才能通敏。

我扯一辈子，至少还能回去。我将来的骨头，台湾与内地各一半。

看尽人世的起伏、悲哀，而存在的是什么？至少要不忝所生。多少人有自惭，有遗憾！

# 《中庸》原文

## 第一章（经）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遏）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 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 第十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 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 第十八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 第十九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 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三）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稟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 第二十一章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 第二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 第二十四章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 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 第二十六章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 第二十七章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悖，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 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 第二十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不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

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帙；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 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 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 第三十三章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挾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